佛本行集经六十卷（第五十一卷～第六十卷）

隋天竺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 • 乾隆大藏經 • 小乘单译经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一 尸弃佛本生地品第五十三

尔时菩萨。住在优娄频蠡河岸之侧。行其苦行。坐卧随宜。着弊故衣。受随用器。一日之内。唯食一粒。所谓胡麻。或一粳米。或一小豆。或一蒙豆。或一大豆。或赤粳米。或一青豆。当于彼时。输头檀王。访觅菩萨。不知所在借问他言。我子今者住在何处。作何事业。于是月日。私密遣使。访问菩萨行坐之处。告使者曰。卿今应当访知我子所停之处。何所为作。应报我知。时诸使者。承是敕已。即白王曰如王所敕。不敢违旨。遂即驰访。次第渐到优娄频蠡所居之处。见其菩萨行难苦行。寻还往白输头檀王。作如是言。善哉大王。今者童子。在优娄频蠡所居之处。行难苦行。其所居停。皆悉随宜。乃至日食一青豆等。时输头檀王。闻是事已。心怀怅怏。愁忧不乐。即说是言。呜呼我子。身体软弱。汝以何事。乃至如是。次第六年。时诸使者。将其菩萨善恶消息。诣大王所。次第论说。当于尔时。耶输陀罗释种之女。闻诸使人论说童子在苦行处。行其苦行。所居行住。随宜安止。乃至日食一青豆等。闻是事已。便即思惟。我于今者。安然受乐。实非善也。何以故。我夫今者既在苦行。我亦应当顺童子法行其苦行。时耶输陀罗。作是念已。即脱璎珞。金银琉璃。真珠摩尼。种种诸宝涂香末香。诸花鬘等。皆悉弃舍。着纯白衣。唯留一髻。卧凡恶铺。所食粗涩。才可活命。世人苦行。莫能及者。

尔时世尊。得菩提已。时优陀夷。而白佛言。希有世尊。耶输陀罗既见世尊在于山林行苦行。时云何善能随顺世尊。而行苦行。诸余世人。莫能及者。佛告优陀夷言。优陀夷。耶输陀罗释种之女。非但今世我在山林行大苦行能随顺我行于苦行。过去之世。我在厄难。亦能随我入大苦难。时优陀夷。白佛言。世尊。其事云何。愿为解说。佛告优陀夷。我念往昔。过久远时。有一闲静阿兰若处。其处山林溪壑之内。有一鹿王。领诸群鹿。食草而活。次第游行于彼之时。有一猎师。张设木弶。罥彼鹿王。尔时群鹿。各各走散。当于尔时。有一母鹿。见彼鹿王为弶所罥即住不走。尔时诸鹿。多解人语。而彼鹿母。即便说偈。告鹿王言。

鹿王当努力 奋迅足与头

张设弶罥人 今犹未来此

尔时鹿王即以偈句报母鹿言。

我今虽用力 不能拔此弶

以皮作罥绳 缚束转复急

微妙诸山林 甘泉水草美

愿令未来世 永莫受此殃

而有偈说。

是时彼二鹿 恐怖泪交流

以恶猎师来 执持刀仗故

尔时鹿王遥见猎师执杖而来。即便以偈告牝鹿言。

此是猎师将来至 身体乌黑着鹿衣

今来必剥我皮肤 斩截支节而将去

尔时牝鹿遥迎猎者。渐至其前。而说偈言。

善哉汝猎师 今可敷草铺

先破我皮肉 尔乃杀鹿王

尔时猎师。问于牝鹿。作如是言。今此鹿王。与汝何亲。是时牝鹿。报猎师言。此是我夫。甚相爱敬。以是因缘。作如是念。愿不与彼爱别分离。以是义故。必先杀我。后及鹿王。尔时猎师。作如是念。此是仁妇。希有希有。是鹿能作如是大事。时彼猎师。于其牝鹿。生大欢喜。即以偈颂。报牝鹿言。

我自生小未曾闻 见有诸兽解人语

此事世间甚希有 我意何忍起害心

今既不杀于汝身 亦复并放尔夫去

如是全活尔身命 愿汝夫妇恒相随

尔时猎师。诣彼弶所。解放鹿王。尔时牝鹿。见王免缚。心大欢喜。遍体踊跃。不能自胜。复以偈句。白猎师言。

善哉如是大猎师 诸亲见者皆欢喜

如我得见夫免脱 欢喜踊跃亦复然

佛告优陀夷。汝今当知。彼鹿王者。岂异人乎。即我身是。时牝鹿者。耶输陀罗即其是也。耶输陀罗于彼之时。尚随顺我受大苦厄。况于今日。能随顺我。行大苦行。于诸世人莫能行事而能行也。

其罗睺罗。今以过业所逼恼故。在胎六年。耶输陀罗。为是菩萨。怀愁毒故。不自严饰。然其如来过六年后。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时输头檀王所遣使人候消息者。彼等使人。见佛世尊。从坐起故。即诣输头檀王之所。到王所已。而白王言。大王当知。太子今者苦行已彻。称满心意。已从坐起。

尔时输头檀王。闻此语已。别敕二人。而告之曰。汝等今当诣太子所。至彼处已。当宣我言。告彼太子。汝于今者苦行已彻。当可速来统领国事。为转轮王具足七宝。时彼二人。奉王敕已。依王教命。如法顶受。承是敕意。诣太子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太子言。善哉圣子。输头檀王。敕我二人。到圣子所。告圣子言。汝于今者。苦行已彻。今可速来。承受我位。为转轮王。七宝之具令悉备足。

尔时世尊。闻彼二人作是语已。而说偈言。

若人已调伏 世无不伏者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若人不入网 爱无所从生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尔时耶输陀罗。于其宫内。闻是太子苦行已彻。犹望不久必应还来当受王位。政国治民。作转轮王。便生是念。太子若作转轮圣王。我即当作第一妃后。如是念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持种种香涂其身体。即着种种无价宝衣。及诸璎珞。而自庄饰。食诸妙馔。眠寝宝床。柔软卧具。作如是事。豫待太子。时罗睺罗。过六年已。尽其往业。耶输陀罗。即以种种资物食饮。而自供养。以是因缘。其罗睺罗。便即出生。既出生已。时诸内人。寻共咨白输头檀王。作如是言。异哉大王。耶输陀罗。今乃生子。输头檀王。闻此事已。心大嗔怒。即作是言。今我太子。舍家出家。已经六岁。耶输陀罗。今生此子。何从而得。是时释子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此是我子。输头檀王。倍增嗔恚。召诸释种。悉令聚集。即告之曰。卿等当知。耶输陀罗。不护太子。亦不护我。不护诸释。不惜名闻。纵恣其意。辱我宗族。我等今者应作何事而苦治也。

尔时释种。皆共同声。作如是言。耶输陀罗。污辱家者。我等应当如辱家法而苦治之。

时彼众内有一大臣。作如是言。当髡其发以杖打之。打已印记。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当截其耳劓去其鼻。

复有一臣。而作是言。当挑两目。复有一臣。作如是言。枪贯木上。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掷着空井。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掷着火内。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令抱炽然大热铁柱。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系缚手足。遣大群牛蹈而杀之。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令卧地上白象蹈之。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从头至足。以锯解之。

复有一臣。作如是言。节节支解分为八段。

尔时输头檀王。告诸臣言。我今敕令耶输陀罗及所生子。俱当就死。

是时如来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便自观见耶输陀罗及所生子在厄难处。以慈悲心。所逼恼故。处处顾视。于时而有毗沙门天去佛不远。时彼天王知如来意。即持笔墨及陀罗叶。往诣佛所。尔时世尊。手自作书。而白王言。其所生儿。是我之息。愿莫有疑。尔时毗沙门天王。从世尊所。受是书已。寻即往至输头檀王大众之内。即出其书王怀里。

尔时彼书。有证有验。输头檀王。见是验已思寻。此书真是我息悉达太子。手自书处。

尔时输头檀王。及诸大众。为此因缘。于耶输陀罗。生欢喜心。耶输陀罗。传闻人道大王有敕欲杀其身及所生子。护身命故。速疾往至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所。作如是言。善哉尊后。我无是过。此所生子。太子体胤。听闻不久太子来到。若其到已。自应当知。今欲杀我。是虚枉耳。尔时摩诃波阇波提。闻耶输陀罗作是语已。心复欢喜。即遣使请输头檀王。至阿输迦树林之内。到林处已。而白王言。唯愿大王当知。今者耶输陀罗释种之女。至于我边。而作是言。我无此过。我所生子。太子体胤。若彼太子。身来到已。自知虚实。是故大王。莫作是事。应须待彼太子来到。即知此事定实云何。

尔时输头檀王。闻彼摩诃波阇波提作如是等善利益义。即报之曰。此言有理。若如尊后所言说者。我等宜住听太子至。若不尔者。当知此事定实云何。虽复如此。输头檀王。由于释女耶输陀罗未生欢喜。是故衣服及余璎珞。少分供给。发遣安置随宜处所。尔时释女耶输陀罗。复至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所。至已白言。善哉尊后。我于今者。欲诣园内。酬昔所许诸天微愿。暂一祠祀。未审尊后听许已不。尔时摩诃波阇波提。共彼释女耶输陀罗。将罗睺罗。广办供具。赍持杂物。诣彼神所。其神名曰卢提罗迦。从神作名。其苑亦名卢提罗迦。于彼苑中。菩萨往昔在家之日。恒于彼苑。按摩游戏。彼苑

之内。有一大石。菩萨往日于上坐起。耶输陀罗释种之女。当于尔时。将罗睺罗。卧息彼石。于后捉石掷着水中。遂立誓言。我今要誓。如实不虚。唯除太子。更无丈夫。共行彼此。我所生儿。实是太子体胤之息。是不虚者。令此大石在于水上浮游不没。时彼大石。如彼要誓。在于水上遂即浮住。如芭蕉叶浮于水上。不沈不没。亦复如是。于时大众。见闻此已。生希有心。欢哗啸调。踊跃无已。叫唤跳踯。歌舞作倡。旋裾舞袖。又作种种音声伎乐。

尔时输头檀王。闻此事时。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即敕庄严彼迦毗罗婆苏都城。令除荆棘沙砾土石秽恶粪等诸不净物。更以香汤。扫洒涂治。摩拭其地。在在处处。安置香炉。烧最妙香。其香炉间。杂错种种妙色宝瓶。其宝瓶内。盛满香水。于其水中。复安香花。于其香炉宝瓶中间。更复安置芭蕉行列。复悬种种纷葩缯彩。竖立种种杂色幢幡。真珠条贯。处处交横。金铃罗网。遍覆其上。复作日月星宿形像。张设空中。宝花流苏。处处垂下。复以种种杂氂牛尾。所在间错。尔时严餚迦毗罗处。犹如幻炎乾闼婆城。庄严是已。将罗睺罗。即入彼城。召唤释种宗族傍亲。悉皆聚集。广办种种财物饮食所须。调度方始。别更为罗睺罗作。其生日耶输陀罗生息之时。是罗睺罗阿修罗王。捉食其月。于刹那顷。暂捉还放。是故释种诸亲族等。聚集议论。于罗睺罗食月之际一刹那间。生此童子。是故立名。名罗睺罗。其罗睺罗。可喜端正。诸人见者莫不欢悦。肤体黄白。如真金色。然其头顶。犹如伞盖。其鼻高隆。犹如鹦鹉。两臂修牖。下垂过膝。一切支节。无有缺减。诸根完具。莫不充备。

尔时输头檀王。为罗睺罗。置四奶母。何等为四。一者抱持。二者洗濯。三者饮乳。四者游戏。此四奶母。随时将养不久即令智慧备足。

尔时世尊。在波罗奈。转大法轮。于时诸天各各相告。其声展转。乃至梵顶。即于彼时。输头檀王。闻子悉达已得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既觉证已。至波罗奈。转大法轮。为于天人而演说法。

尔时输头檀王。于世尊所。倍更忆念。作是思惟。设何方便。令彼太子。愍诸眷属速来至此迦毗罗城。复作是念。应当遣谁而为使者。谁有智略。能了此事。复作是念。此忧陀夷国师之子。次复车匿。此之二人。从小已来。恒共悉达。拊尘弄土。伴涉遨游。此之二人。并各堪至悉达多所。我今当遣往彼为使。

尔时输头檀王。唤优陀夷国师之子及以车匿。而告之言。汝等二人。应当知时。今者太子。既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至波罗奈国。转大法轮。为诸天人演说诸法。汝等今可速往至彼悉达多所。宣我告敕。传我意旨。今汝太子。行难苦行。至其边际。称遂汝心。已得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复转于无上法轮。既为天人演说诸法。

善哉太子。今可来诣迦毗罗城。为怜一切诸眷属故。

尔时优陀夷国师之子。并及车匿。而白王言。大王当知。悉达太子。若不来者。未审我等更作何计。王报之言。汝等但听。太子处分。其优陀夷国师之子。并及车匿。即白王言。如大王敕不敢违命。受王敕已。顶礼其足。各还本处。辞别父母诸眷属等。渐行往至波罗奈国诸仙居处鹿野苑中。至彼处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白言。世尊我等今者奉承大王输头檀敕遣来至此。而王告言。善哉太子汝今苦行已得超越。满汝心愿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大法轮。复为天人。演说诸法。善哉太子。今可来至此迦毗罗婆苏都城。怜愍一切诸眷属故。

尔时世尊。闻此语已。故说偈言。

若人已调伏 世无不伏者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若人不入网 爱无所从生

诸佛境无边 无迹无来去

时优陀夷国师之子。并及车匿白言。世尊欲令我等当何所作。佛告彼等。作如是言。汝能学我此诸弟子出家法不。

尔时世尊。虽问彼等。但彼二人。先于佛边。已有慕仰出家之意。因白佛言。我等并各愿乐出家。于时世尊即听出家。与受具戒。

尔时世尊。自从出家起坐。未曾面向生地迦毗罗城。乃至未化贤友知识五比丘等。及以长老耶输陀等亲善友辈。波罗捺城所生。有四大富长者诸将男子。何等为四。一毗摩罗。二苏婆睺。三富楼那。四伽婆般帝。

尔时尊者耶输陀。有善知识等五十余人。长老富娄那弥多罗尼子。亦有徒众三十一人。长老摩诃迦旃延。复有八万四千徒众。长老婆毗耶。亦有胜徒。合三十人。同行善友其数六十。复有迷只耶聚落所生长老那毗迦栖那耶那。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其有二女。一名难陀。二名婆罗。

尔时复有一婆罗门。名曰提婆。并及其妻。长老频蠡迦葉。合有五百螺髻梵志。

复有长老那提迦葉螺髻梵志。其数三百。

复有长老伽耶迦葉。诸徒众等。其数二百。亦是螺髻诸梵志等。

尔时复有长老忧波斯那。数合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复有一树林中五百苦行诸仙人等。为雨法雨。王舍城中。频婆娑罗王。及臣等。凡九十二那由他人。长老摩诃迦葉。长老舍利弗。目揵连等。又删阇耶波梨婆阇迦外道弟子。五百人等。化如是辈若干人已。然后世尊。方始回面向本生地迦毗罗城。

时优陀夷。见婆伽婆回面坐向本所生地迦毗罗城。又复诸天。告彼长老优陀夷言。善哉尊者。今可请佛愿至生地本迦毗罗婆苏都城。为其怜愍诸眷属故。

尔时长老优陀夷。善知圣意如来将去。遂从坐起。偏袒右臂。整理衣服。合掌向佛。偻身低头。而说偈言。

譬如非时诸树木 欲着花果待其时

非时花果无光丽 尊今可渡恒伽河

树木纷葩花正开 其花香遍十方刹

花既开敷结果实 尊向生地正是时

此时最妙最为胜 清流香洁泉池水

百鸟林中出妙响 诸欣悦事是其时

释种往昔心发愿 一切大地我独摄

见尊出家大忧怖 不称心愿甚郁怏

世尊眷属所思迟 由尊生子罗睺罗

愿往至彼为决疑 大众渴仰思欲见

如来念母养育恩 为彼慈心怜愍故

若见远来大圣师 应得欢喜除忧恼

释种大王输头檀 往昔起此微妙愿

何当得见金色体 我子入此迦毗城

此时非热亦非寒 堪称世尊受乐道

亿数释种瞻仰待 犹如毕宿冀月回

尔时世尊。即告长老优陀夷言。汝优陀夷。若其然者。汝等二人。于先可至彼迦毗罗婆苏都城。告我亲眷诸释种等。作如是言。今者太子。苦行已彻。愍汝等故。不久欲来。其优陀夷。及彼车匿。蒙佛敕已。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不敢违。顶礼佛足。右绕三匝。辞退而去。次第渐行至迦毗罗婆苏都城尼俱陀林。依彼聚落。暂时止住。

尔时输头檀王。严驾驷马宝车而出。往至彼园。占观好地。输头檀王。于时遥见长老车匿。及优陀夷。剃除须发。身着袈裟。手执钵器。见已即告诸大臣言。汝等大臣。此何人也。剃除须发。身着色衣。手持应器。时大臣等。即报王言。此等二人。乃是悉达太子门徒。尔时输头檀王。心怀懊恼。怅怏不乐。而作是言。我子端正。容仪可喜。观者无厌。喻如金像。而彼身形。今如是也。不喜观见。谓诸臣言。汝等必当断是二人勿令我见。作是语已。始往园内。尔时臣等。作如是念。今此二人。一者乃是国师之子。二者悉达太子侍者。作是筹量。不能遣却。输头檀王。在园游观。还欲出时。尔时诸臣。恐王见彼长老二人生烦恼故。遂将安置空墙院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比丘。今可速疾办具衣钵。我今欲行游观余国城邑聚落。因欲向我本自生地彼迦毗罗婆苏都城。怜愍一切诸眷属故。

尔时长老舍利弗。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希有世尊。未曾有也。世尊今者行正是时。甚精甚妙。今者世尊。乃欲游观诸余国城。实是其时。尔时佛告。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今欲得闻此事者。当为汝说。尸弃如来多陀阿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将欲游行本自生地处处观看城邑聚落。其时微妙甚可爱乐因缘之事。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时。愿为比丘。演说往昔尸弃如来诣自生地游观国邑。令诸比丘闻佛说已。当如是持。

尔时世尊。即以偈说尸弃如来游历观看本生地事。

善哉甚妙舍利弗 汝今应当一心听

昔日尸弃圣如来 往昔观看生地事

所至一切村聚落 往见尸弃圣如来

处处皆各生甘泉 八功德味悉具足

所至一切村聚落 往见尸弃大圣师

处处皆有诸花树 枝叶垂下普荫郁

所至一切林树下 尸弃如来止住处

是树自然雨妙花 遍布其地悉充满

所经一切林树下 尸弃如来若止住

其树甘果自然落 枝条婀娜悉低垂

有树人所攀及者 花果纷杂甚可怜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若有人所不及树 妙花甘果自然落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大妙花姜迦罗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普雨清凉妙花雨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曼陀罗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波梨耶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毗婆伽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香胜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诸种种妙香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名曰普至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于异种妙香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纯雨真金妙色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诸七宝妙色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花纯是真金茎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纯雨一切宝茎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纯雨优波罗花叶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纯雨栴檀妙香末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赤栴檀妙末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纯雨牛头栴檀末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奏作种种天乐音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非人在于虚空里 拂弄种种妙天衣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诸天随顺佛行路 持诸种种妙香花

其花纷杂种种光 雨诸道路深至膝

彼时无寒复无热 亦无蚊虻诸恶虫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一切大地悉微动 并大巨海及诸山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一切大地普调柔 清净无有恶荆棘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所有丘墟悉平满 山陵堆阜皆坦然

尸弃如来大圣师 应感流行如是事

刹利种姓大威德 其数八万有六千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诸婆罗门净行种 其数八万有六千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豪富威德大长者 其数八万有六千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亦有地居诸天等 皆是妙色净庄严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复有虚空诸天众 皆大威德最严胜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四大天王及天众 殊胜妙色威德者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护世四天大王等 复有殊妙大威势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忉利三十三天众 微妙威力转殊胜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须弥山顶帝释王 及诸亲友眷属等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善分耶摩诸天辈 妙色清净大威严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喜乐诸天兜率陀 威严功德甚微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次复化乐诸天等 所行功德转微妙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他化自在诸天等 威德光严甚辉耀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大梵宫中诸天辈 妙色威力转光华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色界所有诸天辈 及诸龙神金翅鸟

乾闼婆等阿修罗 夜叉鬼神及罗刹

紧那罗等摩睺罗 皆得具足妙威严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世间有诸众生类 已说及以不说者

尸弃如来大圣师 行住坐起相随逐

彼尊尸弃如是行 调伏无量天人众

正觉入于大涅槃 永断诸有及后生

时佛复告舍利弗言。汝舍利弗尸弃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初欲往到本自生地。有如是等无量微妙希有行事。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二 优陀夷因缘品第五十四之一

尔时佛复告舍利弗作如是言。汝舍利弗。我今当行游历国土。初欲往到本自生地微妙之处。亦当如是。时舍利弗。即从坐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何时当欲游历国土观看聚落。

尔时佛告舍利弗言。汝舍利弗。我于今月。过半月已。布萨事讫。然后当行游历国土。

尔时世尊。过彼半月布萨已讫。与诸比丘。涉历诸国。尔时世尊。至王舍城。饭食已讫。回还以足蹋城门阃。时彼大地。六种震动。动已复动。涌已复涌。时摩伽陀彼国之王。频婆娑罗。与诸人众。俱诣佛所。即随佛行。游涉诸国观看聚落。时虚空中。无量诸天。千亿万众。见佛将欲游历国土。皆来集会。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口出种种微妙音声。歌啸喜乐。呼唱大唤。旋裾舞袖。拂弄天衣。复以天上优钵罗华。拘物头华。波头摩华。分陀利华。以散佛上。复持种种末香涂香。及香华鬘。亦散佛上

。散已复散。

时婆伽婆。所行至处。观看诸国。一切众类。皆悉恭敬。尊重供养。如来到处。得诸衣服。最胜最妙。饮食汤药床褥卧具。如是资物不可称计。利养殊妙无所乏少。名闻流布遍满世间。而佛于此名闻利养。不生染着。犹如莲华处于浊水。

尔时世尊。有如是等无量威德。于诸世间。威德最胜。殊妙第一。

时婆伽婆多他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此世彼世。若天若魔。梵沙门等。及婆罗门。诸天人境。以神通智皆悉证知。而彼世尊。为世说法。辞义巧妙。初中后善。悉令具足清净梵行。

尔时世尊。知诸众生堪受化者即教化之。宜建立者教令建立。随其住处便得成就。应受三归授三归法。应受五戒授与五戒。应受八关斋戒之法。即授八关斋戒之法。应受十善授十善法。应出家者令得出家。应受具戒授具足戒。如是次第。展转渐进。至迦毗罗婆苏都城园林而住。

尔时世尊。至迦毗罗婆苏都城。住尼拘陀树林园内。而以偈说游历国土胜妙之事。

释种如来大师子　瞿昙最胜威德者

往觐城邑及聚落　悉有广大诸异相

所欲至于村聚落　往见如来大圣师

处处一切诸人众　恭敬尊严来迎奉

所欲至于村聚落　往见如来大圣师

凡是一切诸华树　悉各倾向世尊所

至于一切林树下　世尊若立若止息

是树自然雨其华　遍布其地悉充满

所至一切林树下　世尊于中若止住

是树甘果自然落　枝叶婀娜悉低垂

有树人所攀及者　华果纷杂自可怜

瞿昙如来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树有人所不及者　妙华甘果自然落

瞿昙雄猛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华名曰姜迦罗

瞿昙雄猛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华名曰曼殊沙

瞿昙雄猛大圣师 威德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于杂种妙色华

瞿昙雄猛大世尊 威神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华名曰曼陀罗

瞿昙雄猛大圣师 威德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华名曰波利耶

瞿昙雄猛大圣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华名曰毗婆伽

瞿昙师子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华名曰香胜香

瞿昙师子天人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于种种妙香华

瞿昙大圣人天眼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华名曰普至香

瞿昙雄猛大圣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于微妙金色华

瞿昙雄猛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诸微妙宝色华

瞿昙十力大圣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诸妙色宝茎华

瞿昙雄猛人天眼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优钵罗微妙花

瞿昙雄猛天人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于沉水妙香末

瞿昙三界天人尊 威德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赤栴檀妙香末

瞿昙师子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雨于牛头妙香末

瞿昙雄猛大世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在于虚空里 奏作种种诸天乐

瞿昙威猛大圣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非人在于虚空里 拂弄种种妙天衣

瞿昙师子大圣师 游行应感如是事

诸天随顺佛行路 悉持种种妙香华

为彼大圣天中天 随路雨华恒至膝

彼时无寒复无热 种种蚊虻诸恶虫

微妙大圣天中尊 应感能招如是事

一切大地皆平正 山陵堆阜悉坦然

瞿昙十力大圣尊 游行感应如是事

一切大地甚清净 无有恶刺诸荆棘

瞿昙威德天人尊 游行应感如是事

一切大地微徐动 并大巨海及诸山

瞿昙三界无上尊 游行感应如是事

一切刹利婆罗门 并及毗舍首陀等

其数千万有千万 恒共如来相随逐

复有地居妙胜天 有诸色力大威严

瞿昙雄猛大世尊 行住坐立相随逐

复有护世四天王 并大威力最胜者

瞿昙微妙大圣尊 行住坐立相随逐

须弥山顶帝释王 及以梵王娑婆王

瞿昙奇特最胜尊 恒共如是相随逐

复有欲界诸天众 及以色界四禅等

瞿昙威猛大圣尊 恒共如是相随逐

复有诸龙金翅鸟 揵闼婆等阿修罗

夜叉及以罗刹众 皆共随逐如来行

世间所有众生类 已说及以不说者

悉逐雄猛瞿昙师 游历国土及城邑

世尊如是游行时 教化无量人天等

怜愍所生亲族故 今至本城迦毗罗

尔时长老优陀夷。及以长老车匿。二人俱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时二长老白佛言。世尊。输头檀王曾无信心。有不净心。乃至不欲见诸比丘。尔时世尊知是事故。告诸比丘。作如是言。诸比丘等。谁能往诣输头檀王所。至已教化。令其信敬。

尔时众中有一比丘。白佛言。世尊。今此长老舍利弗者。堪能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目揵连者。堪能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摩诃迦葉。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大迦旃延。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众中。长老优楼频螋迦葉。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众中。那提迦葉。堪能教化令其信敬。

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长老优波斯那。堪能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尔时世尊告优陀夷。作如是言优陀夷。汝于今者。颇能往诣输头檀王所。到已教化令信敬不。

时优陀夷白言。世尊。我今堪能。佛即告言。汝优陀夷。汝令往诣输头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

尔时长老优陀夷者。闻佛世尊如是语已。而白佛言。唯然世尊。如佛所教不敢违也。时优陀夷。于其晨朝。日始初出。着衣持钵。往诣向彼输头檀王宫。到已问彼守门人言。仁者应知。输头檀王今在何许。彼人报言。王今在殿治理王务。

尔时长老优陀夷。往至输头檀王之所。在于一厢默然而住。

尔时左右诸大臣等。见优陀夷在一边已。即告四门诸守人言。速往断此出家之人。勿令在此。致使王见起发恶心。其守门人。闻大臣命。速往至彼优陀夷边欲驱令出。时守门人。见已始知是国师子。昔时恒共太子悉达。少小朋游拊尘之戏。不忍驱逐。而复回还。时诸大臣。问守门人。作如是言。汝等何故不驱如此出家人。即时守门人。报诸臣等。作如是言。其人乃是国师之子。从生已来。悉达太子。交故朋亲。拊尘之好。是故我等不忍驱遣。尔时输头檀王。在殿料理事讫。起欲还合。诸大臣等左右围绕。将入宫内。时优陀夷。速往直至输头檀王所。执其王手。当于尔时。输头檀王默然不语。作如是念。我今若语。恐守门人。驱令出去。其守门人。复作是念。诸大臣辈。自应驱遣。其诸大臣。复作是念。宫门内人。常应遮却。宫门内人。复作是念。此人本是输头檀王。恒所爱念。如今还复执手而行。尔时各作如是念故。无有一人能驱遣者。

尔时输头檀王。渐进入宫。升其内殿。坐师子座。时优陀夷。见净饭王入彼宫内升其殿已。优陀夷亦上其殿。去王不远在前而立。输头檀王。见优陀夷相去不远在前立已。即生烦恼。出微细声。作如是言。呜呼苦哉。我子形容。如此枯悴。可厌恶也。汝等速驱此出家人。阿谁听入使来此也。

时诸大臣。白言。大王。如臣等见。是事不然。大王不应驱此人出。所以者何。此人既是国师之子。复是悉达小来朋伴拊尘游戏。

时优陀夷。言辞哀愍。不令伤损净饭王意。而说偈言。

规求谷实故犁种 贪觅宝货入于海

我意今来贪住此 唯愿其事速成就

如此道路常吉利 于诸无畏常安隐

欲至诸方求利者 必使瞿昙利得成

数数诸人耕其地 数数于中散种子

数数诸天下甘雨 数数国内五谷成

数数乞士恒常乞 数数施主恒常施

数数此世行檀那 数数天上获其果

数数牸牛构得乳 数数犊子向母边

数数妇人怀胎藏 数数生产受诸苦

数数死尸向寒林 数数诸亲悲啼送

若得圣道无后有 于烦恼中不受生

尔时输头檀王。闻优陀夷作如是等哀愍语已。犹怀小疑。寻复重问优陀夷言。尊者本于谁边出家。大师是谁。时优陀夷。说偈以报净饭王言。

师父名曰输头檀 所生尊母名摩耶

怀在胎中经十月 生已母终生忉利

如是圣者生汝家 大德大圣天中天

彼家七世已济拔 名闻处处皆流布

丈夫人中最希有 于一切处不受生

所生如是大圣者 其家恒受大安乐

释种亲族最名称 尊生百福庄严身

如是释子天中胜 我于彼边出家者

尔时输头檀王。复问长老优陀夷言。善哉比丘。汝实谁边而得出家。而彼人师。颇有正信及能正意行梵行不。在阿兰若空闲树下坐意乐不。尔时长老优陀夷。以偈复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王问谁边出家者 彼人正信行梵行

无有方所怀忧怖 在于树下常受乐

不畏他声犹师子 不被罗网如猛风

教授他人自无学 拔诸恐怖身不怖

输头檀王。复问长老优陀夷言。如是比丘。今在何处。优陀夷言。如大王问。然彼多他伽多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今已在此迦毗罗城尼俱陀林。

尔时输头檀王。即作是念。此优陀夷。乃是我儿之弟子也。以是因缘。告诸大臣。作如是言。卿等今可请此比丘。在座安坐。其诸大臣闻王敕已白言。大王。不敢违背。即请长老优陀夷坐。时净饭王。复敕诸臣。卿等将食与此比丘。诸臣得敕。即持净水。与优陀夷。澡洗手已。即将饭食授优陀夷。时优陀夷得此食已。而不自食。欲将此食奉献世尊。输头檀王。遂问长老优陀夷言。比丘何故不食此食。优陀夷言。此食拟将奉献世尊。是故不食。时净饭王。心复懊恼。涕泪横流。而作是言。呜呼我子。身体柔软。昔在宫内。恒受快乐。身无诸苦。今日何故受如此困。乃使比丘乞得食已。尔乃方食。时净饭王。作是语已。悲啼哽咽。复告优陀夷。作如是言。比丘今者。但食此食。我今更为别取饭食。将与汝师。时优陀夷复白王言。如是大王。此食已拟奉献世尊。此食世间所有众生。无能消者。所以者何。然彼世尊。戒行最胜。禅定最胜。智慧亦胜。时净饭王告诸大臣。作如是言。卿等今者更取余食。与此比丘。令其食已。速将此食。送彼大子。诸臣即时。更将别食与优陀夷。时优陀夷。饭食已讫。而白王言。如是大王。如来世尊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如是王者。及诸人众。无量无边。皆来恭敬。然今大王。亦应宜往到于彼处。作是语已。从座而起欲出宫。时输头檀王复白长老优陀夷言。尊者于先至悉达所。作如是言。我今不久欲来见汝。优陀夷言。敬如王命。

尔时长老优陀夷。即持彼食。从城而出。至尼俱陀树林之内。至佛所已白言。世尊。输头檀王。我已教化令得欢喜。欲来见佛。其优陀夷从宫出时。须臾之间。其输头檀王。敕诸大臣。作如是言。卿等知时。悉达太子已至此城。我等今者当作何事。诸大臣言。善哉大王。若更有别余沙门来到王所者。我等尚须供养供给。况复今者悉达太子。与我等身。无异无别。岂得安然不生恭敬。我等但护大王心意。未至彼耳。尔时输头檀王。敕令振铎普告城内。悉使知闻。我今欲至悉达太子往观彼处。汝等各各备办庄严。随从于我(迦葉遗师作如是说)。

其摩诃僧祇师。复作是说乃言。尔时输头檀王。白优陀夷。作如是言。如比丘意。欲为太子作何等食。时优陀夷。而白王言。如是大王。若其欲为世尊造食。当须好作清净甘美香洁肴膳。世尊唯食如此食耳。

尔时输头檀王。敕诸大臣。卿等须知。速为太子。办诸清净香洁饭食。诸大臣等。闻王敕已。而白王言。依大王教不敢违也。遂即供办种种肴膳清净香洁甘美饭食。办如是已。付优陀夷。其优陀夷。自食讫已。持王所办肴膳饮食清净香洁。从迦毗罗婆苏都城出。往至于尼俱陀林。至彼佛所。而白佛言。世尊。我已教化输头檀王。令心欢喜。欲来见佛。先以如此香美饮食办具与我。来奉世尊。愿佛纳受如法食耳。

尔时诸比丘。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长老优陀夷。教化输头檀王。能令欢喜。又能令办清净香洁甘美饮食。将奉世尊。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其优陀夷。非但今日至于输头檀王之所教化讫已。复将甘美饮食与我。往昔亦曾教化于彼令欢喜已。将甘美食。而与我来。

时诸比丘。复白佛言。唯然世尊。其事云何。愿为我等。说如是事。我辈今者愿乐欲闻。

佛告诸比丘。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波罗奈国有一乌王。其乌名曰苏弗多罗(隋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罗奈城。与八万乌。和合共住善子乌王有妻。名曰苏弗室利(隋言善女)。时彼乌妻。共彼乌王。行欲怀妊。时彼乌妻。忽作是念。愿我得净香洁饭食现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乌妻。思是饭食。不能得故。宛转迷闷。身体憔悴。羸瘦战掉。不能得安。善子乌王既见己妻宛转迷闷身体憔悴。羸瘦战掉。不自安故。问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转于地。身体憔悴。羸瘦战掉。不能自安。彼时乌妻。报乌王言。善哉圣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愿得清净香洁肴膳如王食者。时善子乌。告其妻言。异哉贤者。如我今日。何处得是香美饮食。王宫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于彼手边。必失身命。彼妻又复报乌王言。圣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饮食。我死无疑。并其胎子。亦必无活。善子乌王。复告妻言。异哉贤者。汝今死日。必当欲至。乃思如是难得之物。善子乌王。作是语已。忧愁怅怏。思惟而住。复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洁清净饮食如王食者。实难得也。

尔时乌王群众之内。乃有一乌。见善子乌心怀愁忧不乐而住。见是事已。诣乌王所。白乌王言。异哉圣者。何故忧愁思惟而住。善子乌王。于时广说前事因缘。彼乌复白善子王言。善哉圣子。莫复愁忧。我能为王。觅是难得香美肴膳王所食者。是时乌王。复告彼乌。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为我得办如此事者。我当报汝所作功德。尔时彼乌。从乌王所居住之处。飞腾虚空。至梵德宫。去厨不远。坐一树上。观梵德王食厨之内。其王食办。有一妇女。备具肴膳。食时将至。专以银器。盛彼饮食。欲奉与王。尔时彼乌。从树飞下。在彼妇女头上而立。啄啮其鼻。时彼妇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于地上。尔时彼乌。即取其食。将与乌王。乌王得已。即将与彼善女乌妻。其妻得已。寻时饱食。身体安隐。如是产生。尔时彼乌。日别数往。夺彼食取。将与乌王。时梵德王。屡见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异。云何此乌。数数恒来。秽污我食。复以嘴爪伤我妇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寻时敕唤网捕獦师。而语之言。卿等急速至彼乌处。生捕将来。其诸獦师。闻王敕已。启白王言。如王所敕。不敢违命。獦师往至。以其罗网捕得此乌。生捉将来付梵德王。时梵德王。语其乌言。汝比何故数污我食。复以嘴爪

伤我女妇。尔时彼乌。语梵德王。善哉大王。听我向王说如此事。令王欢喜。时梵德王。心生喜悦。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乌。能作人语。作是念已。告彼乌言。善哉善哉。汝必为我说斯事意令我欢喜。尔时彼乌。即以偈颂向梵德王。而说之曰。

大王当知波罗奈 有一乌王恒依止

八万乌众所围绕 悉皆取彼王处分

彼乌王妻有所忆 我向大王说其缘

乌妻所思香美膳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数数来 抄拨大王香美食

今者为彼乌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系

善哉唯愿大圣王 慈悲怜愍放脱我

我为乌王彼妻故 数来抄拨大王食

我念从此一生来 未曾经造如此事

今为大王一敕已 于后不敢更复为

时梵德王。既闻彼乌如此语已。心生喜悦。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于其主边有如是等爱重之心。如此乌也。作是语已。其梵德王。而说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应重答食封禄

须似如是猛健乌 为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说此偈已。复告乌言。善哉汝乌。于今已去。常来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断于汝不与食者。来语我知。我自与汝已分所食。而将去耳。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彼乌王者。我身是也。彼时为王偷食乌者。即优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输头檀王是也。于时比丘优陀夷。令彼欢喜。为我取食今亦复尔。令净饭王心生欢喜。又复为我而将食来。

时净饭王。于后方始。扣其铃铎。敕迦毗罗婆苏都城所有人民。不得一人于先往见悉达太子。若欲见者。要须共我相随而见。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三 优陀夷因缘品第五十四之二

尔时输头檀王。将自宫内诸眷属等。前后围绕。复将悉达太子宫内一切眷属。及将其余外眷属等。并释童子及诸左右。复将四兵百官大臣将帅僚佐。及诸居士城邑聚落长

者耆年。以显大王威势之力。并显大王神德自在。将大亲族兵众左右前后围绕。尔时释种宗族士众。一切合有九万九千。及迦毗罗婆苏都城。所居人民。从城共往。欲见如来。世尊遥见输头檀王与诸大众严备而来。即作是念。我若见彼。不起迎奉。人当说我。此岂戒行果报人乎。云何见父不起迎逆。我今若见父及大众。起往迎者。彼等获得无量大罪。若我今者。持其威仪。在此住者。彼等于我。不生敬心。如来作此三种念观。见有如此三种因缘。思量如是三种义已。从坐而起。以神通力。飞腾虚空。在虚空中。经行来往。或立或坐。或卧或睡。身或放烟。或放炎火。或隐或现。出如是等种种神通变化显示。

时迦毗婆婆苏都城。有护城神守门神等。在于输头檀王之前。飞腾虚空。诣向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以其偈颂。向佛说言。

如来初始出家日 夜叉诸神为开门

毗沙门等示道路 世尊是大功德器

如来当尔出门时 发心作是大誓愿

若不降伏诸魔众 我更不入此城中

彼愿今者已满足 世尊已复降诸魔

得证菩提无上道 成于昔日之誓愿

夫丈为福出于世 已证无上菩提道

怜愍一切亲族故 今者还来入此城

尔时输头檀王。遥见世尊。以神通力。飞腾虚空。示现种种神通变化。即作是念。我忆往昔。悉达太子。舍家出家。今成大仙。有大威德。具大神通。输头檀王。作是念已。从其马车下地足步。往向佛所。输头檀王。渐欲近佛。佛复从空渐渐而下。输头檀王。至佛住所佛即从空下至本处。输头檀王。见佛头上无有天冠。剃除须发。身着袈裟。以爱子故。闷绝躃地。经于少时。方乃还稣。在地宛转。悲啼涕泣。流泪被面。时彼释种九万九千。及以内外诸眷属等。悉亦闷绝宛转于地。悲号啼哭涕泪交流。烦冤懊恼而受大苦。时彼大众。而说偈言。

大王将众至佛边 父见世尊未共语

王欲称子不得言 欲道比丘复不得

王见如来沙门相 自于伞下生羞惭

长叫口中出热气 迷闷躃地种种道

如来默然入禅定 王见如是自忧煎

犹如渴人从远来 遥见水已还枯竭

尔时世尊。复作是念。此释种辈。有大我慢。贡高自在。若其以顶着地礼我。即生懈倦。作是念已。即腾虚空。去地一丈。又念我今离地若干。彼辈应当偻身作礼。而有偈说。

佛观王辈怀我慢 飞住虚空高一丈

怜愍自余诸人等 是故佛在空中住

尔时输头檀王。从地而起。顶礼佛足。而说偈言。

我今三礼真如尊 初生已复礼佛足

昔在宫内相师记 当坐树下荫覆身

今见行于第一行 面目清净如华开

令我身心大欣悦 是故今还三顶礼

尔时输头檀王。顶礼佛足。然后次第二宫眷属。头面顶礼。次有外亲诸眷属等。亦礼佛足。复有释种诸童子等。亦复顶礼。复有左右将士僚佐百官大臣。次第作礼。复有如是大姓居士。顶礼佛足。次第复有大富长者诸老宿等。亦复作礼。

然佛世尊。深有如是微妙之法。但恐大众未生欢喜渴仰之心。未生希有奇特之意。是故未说如此法耳。

尔时世尊。欲令时众生欢喜心信敬心故。以神通力。飞腾空里。在于东方。去地高至一多罗树。住空中已。又作种种神通变现。所谓一身分作多身。或以多身合作一身。从下横行。足不蹈地。从下上行。从上下行。石壁山障皆过无碍。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在于虚空。结加趺坐安然不动。经行虚空犹如飞鸟。身上放烟。身下出火。如大火聚。亦如日月。有大威德。有大神通。威德炽盛。光明显赫。或时以手扪摸日月。其身长大。乃至梵天。出如是等种种神通变化之事。

尔时世尊。作是事已。复现如是双对神通。所谓如来。于其半身。身下出烟。又于半身。身上出火。

如来或复于其半身。身上出烟。或于半身。身下出火。

如来或复左厢出火。右厢放烟。右厢出火。左厢出烟。

如来又时。于其半身。身下出烟。或复半身。身上出于清凉冷水。

如来又时。于其半身。身下出于清凉冷水。或于半身。身上出烟。

如来或时。左厢出烟。于其右厢。出凉冷水。须臾或复右厢出烟。于其左厢。出凉冷水。

如来又时。于半身下。出其炎火。于半身上。出凉冷水。又半身上。出其炎火。于半身下。出清冷水。又时如来。左厢出火。复于右厢。出清冷水。

如来又时。左厢出火。于其右厢。出清冷水。或复右厢出清冷水。于其左厢。放其焰火。

如来又时。遍身出火。于两目间。出清冷水。或于目间。出其焰火。或复遍身。放清冷水。

如来或时。现下分身。上分不现。而说其法。或时唯现上分之身下分不现。而说其法。

如来又时。或复入于火光三昧。于诸毛孔出种种光。所谓青色光明。黄色光明。赤色光明。白色光明。茜草色光。颇梨色光。

如来或复乘于空中。去地高于一多罗树。而现神通。或复去地。高二多罗。或三四五。或七多罗。住于空中而现神通。所谓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于颇梨色光。种种神变悉皆示现。

尔时世尊。或复从于南方出身。西方去地。高一多罗。而作种种神通变化。世尊或复西方没身。北方去地。高一多罗。住虚空中。作于种种神通变化。所谓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于颇梨色光。乃至一一诸方亦尔。皆乘虚空。去地高至七多罗树。俱现种种神道变化。所谓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于颇梨色光。

尔时大众。见佛世尊现是神通。即于佛边。生欢喜心信敬希有如是等心。尔时世尊。见彼大众生于信敬希有心故。从空而下。在其众首。敷座而坐。为其大众。次第说法。言说法者。所谓众生长夜。在于烦恼之中。闻是语者。令生厌离。是故劝行布施持戒精进忍辱。得生善处。教行厌离欲有漏等。令出烦恼。亦复赞叹出家功德。复赞解脱有如是法。如来说此诸法之时。知其大众生欢喜心踊跃之心。柔软等心。得无外心。

尔时世尊。亦有诸佛摄受之法。所谓苦集灭道等法。于时世尊。为彼大众。方便显说。宣通示现。时彼大众。无量百千万亿众类。即于座上。远尘离垢。无复烦恼。断诸结使。得法眼净。所有集法。悉皆灭相。得如实智。譬如清净无垢衣裳。堪入诸色。入

诸色者。寻受其色。如是说已。彼时大众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诸众生类。即于座上。远尘离垢。无复烦恼。断诸结使。得法眼净。乃至一切灭相。得如实智。而彼大众。自见诸法。已得诸法。已证诸法。已入诸法。众疑已度。诸惑已灭。无复疑心。已得无畏。我生因缘。悉皆尽灭。如是知已。归依于佛。归依于法。归依于僧。受优婆塞五戒之法。输头檀王。为于爱子烦恼罗网之所覆故。遂不获果。坐世尊前。以哀愍音悲泣哽咽。而说偈言。

汝昔首戴七宝冠 微妙庄严舍何处

又舍髻中明净珠 露头毁形无威德

昔日上妙迦尸服 汝亦当于何处舍

如此粗涩粪扫衣 我所爱子云何着

尔时世尊以偈报彼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大王有国名奴师 我于彼处舍天冠

心欲除其我慢故 又欲证彼甘露句

为诸染色袈裟衣 故我弃彼迦尸服

袈裟既着身体已 我证无上妙菩提

于是输头檀王复向如来而说偈言。

我昔在宫求百愿 愿得生子作轮王

今见剃头手执钵 子为我说得何胜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是言曰。

轮王得万心无厌 虽得命长不自在

我心自在无边际 愿子轮王实愚痴

尔时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七宝革屣汝先着 卧具柔软种种铺

宫殿楼阁安隐居 头上罩笼白伞盖

足相软净如莲华 沙棘砾碛云何踏

尔时世尊复以偈报输头檀言。

我今一切遍知尊 诸法不染如莲华

诸有已舍无爱着 如我今者无诸恼

尔时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白佛言。

昔在宫殿栴檀等 及以诸香凉似月

随时用此摩汝身 摩已遍体受安隐

今时初夏正以热 独步林薮若为行

本在宫内微妙音 今无婇女谁娱乐

尔时世尊以偈复报输头檀言。

我有法池清凉水 智人所叹无忧处

功德宝池洗浴身 不为水溺至彼岸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在宫昔着迦尸衣 莲华瞻卜香熏体

柔软叠华贮衣内 坐释宫殿威显赫

今者粗麻粪扫物 随处树皮之所染

才覆身体可羞惭 汝大丈夫不厌恶

尔时世尊复以偈颂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衣服卧具饮食等 我于过去悉生贪

微妙端正色爱处 于今正念皆已舍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汝昔宫中七宝器 及用金银槃案等

种种肴膳甘美味 诸王随意所堪食

今得冷热粗涩等 非妙薄淡云何餐

云何不嫌如是食 不生臭秽嫌恨想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传闻过去今现在 及以未来诸圣者

随餐粗涩及苦味 怜愍世间故不嫌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说之言。

汝昔在我宫内时 坐卧微妙柔软铺

世间最胜无比方 倚枕称意无嫌者

今于粗涩鞅地上 唯铺诸草及树叶

云何眠卧而无嫌 身体柔软不伤损

尔时世尊复以偈颂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我今得诸自在智 一切苦恼悉已脱

为拔诸苦烦恼刺 怜愍世间故不嫌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汝于昔日爱乐家 种种妙华散地上

室内无风灯明照 及以楼阁诸窗牖

华鬘璎珞庄严身 妇人端正犹玉女

语言婉媚相随顺 瞻仰不乱听夫敕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释王我有新学行 微妙天中诸梵行

我以得心自在行 随我意去皆得行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音声鼓瑟箜篌等 微妙歌咏觉汝眠

犹如帝释在天中 汝昔在宫亦复尔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修多祇夜出妙音 如意解脱今觉我

我有梵行诸友等 大王我住如是众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向佛说言。

降伏大地诸山川 并及欲具诸千子

微妙七宝舍弃来 云何行此沙门行

佛复以偈报输头檀王作如是言。

智慧三昧我大地 千数禅定是我子

七种觉分是其宝 大王知我悉已得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说言曰。

汝昔驾车调善马 其车杂宝所庄严

洁白伞盖持覆身 素拂清净琉璃把

佛复以偈而报王言。

我持正勤为驷马 慧思惭愧以为车

精进骏疾作所乘 我乘以入无忧处

输头檀王复说偈言。

汝昔在家乘揵陟 其身洁白清净胜

众宝庄严鞍辔等 乘此调马随意行

佛复以偈而报王言。

大地所有诸众马 世间无数多人乘

彼等一切无常定 观已随意驭神通

输头檀王复以偈颂而说之言。

汝昔在于宫内时 殿合如天无有异

执刀弓箭众所护 身着铠甲甚精微

今汝在林无护者 夜叉罗刹可畏所

闇夜种种诸兽鸣 云何能生是无畏

佛复以偈而报王言。

所有夜叉卑舍遮 种种诸兽可畏者

黑闇夜行在林内 不能动我一毛端

不畏他声如师子 如风绳所不能羁

亦如莲华不着水 吾在世法浊不污

尔时长老目揵连长老摩诃迦葉。长老优楼频螺迦葉。那提迦葉。伽耶伽叶。优婆斯那摩诃俱郗罗村陀离波多等。无量大众。坐佛左右。时彼诸德。以苦行故。身无精光。勤体疲劳。形容羸瘦。色不光泽。气力鲜少。唯有筋皮缠裹其形。尔时输头檀王白佛言。世尊。今在世尊右边坐者。此等人辈。从何而来得出家也。

尔时世尊。伸金色臂。向输头檀王。指彼一一诸比丘等。口悉称名而示王言。此是舍利弗。此是摩诃迦葉。此是优楼频螺迦葉。此是那提迦葉。此是伽耶迦葉。此是优婆斯那。此是离波多。此别离波多。如是等辈。皆是摩伽陀国大姓婆罗门种。

输头檀王复问佛言。今在世尊左边坐者。复是何人。从何而来在世尊边。而出家也。佛告王言。此是摩诃目揵连。此是摩诃迦旃延。此是摩诃俱郗罗。此是摩诃纯陀。诸如是等。亦摩伽陀村邑聚落大姓诸子。时输头檀王。闻此语已。怅怏不乐。作如是念。此我子者。真是大姓刹利童子。端正可喜。视者不厌。犹如金像。既是大姓刹利童子。以婆罗门左右围绕。此事非宜。既是刹利大姓童子。还应刹利大姓围绕。此顺其法。作是念已。为欲成就如是事故。即从坐起。还其宫内。

优波离品第五十五之一

尔时输头檀王。还宫未久。有一童子。名优波离。从其前众来至佛所。时优波离童子之母。牵捉其子优波离手。将以奉佛。唱如是言。此优波离。曾为世尊。剃除须发。时优波离。即为世尊。而剃发须。时优波离童子之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佛须发。善能已不。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身太低也。

尔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告优波离。作如是言。汝优波离。汝为如来。剃除须发。身莫太低令尊心乱。时优波离。即入初禅。

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除须发善能已不。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其身太仰。

尔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告优波离童子言。汝优波离。身莫太仰令尊心乱。时优波离入第二禅。

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除须发善能已不。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但以入息稍复太多。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告优波离。作如是言。汝与如来剃除须发。勿使入息如是太多令尊心乱。时优波离童子。于即入第三禅。时优波离童子之母。复白佛言。世尊。优波离童子剃除须发善能已不。佛告优波离童子母言。虽复善能剃除须发。然其出息稍太多也。

尔时童子优波离母。语优波离。作如是言。汝与如来剃除须发。勿令出息如是太多令尊心乱。时优波离童子。于即入第四禅。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诸比丘。汝等速疾取优波离手中剃刀。勿使倒地。所以者何。其彼童子。已入四禅。时优波离童子之母。从优波离童子手中即取刀也。

尔时输头檀王。入迦毗罗婆苏都城。唤诸释种。悉皆来集。于大殿庭而敕之言。汝等释种应当知我王子悉达。若不出家。必定当作转轮圣王。汝等释种亦应承事。何以故。而彼出家。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能转于无上法轮。人天中胜。彼既刹利种姓王子。可喜端严。犹如金像。人皆乐见。而彼乃用婆罗门种。以为弟子。左右围绕。此实非宜。既是刹利释种王子。还应刹利释种围绕。乃可为善。

尔时诸释。咸皆共白输头檀言。大王。今者欲于我等先作何事。尔时输头檀王告诸释言。汝等诸释。若知时者。必须家别一人出家。若其释种。兄弟五人。令三出家。二人在家。若四人者。二人出家。二人在家。若三人者。二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二人者。一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一人者。不令出家。何以故。不使断我诸释种故。

尔时诸释咸复共白输头檀言。大王若尔。必须分明立其言契。输头檀王即集诸释。而问之言。我子今者既已出家。谁能随从而出家也。若能随从而出家者。可自抄名署以为记。

尔时五百诸释童子。各自手抄己之名字。咸谓能随太子出家。

尔时五百释种童子。各解己身所服璎珞。自相谓言。阿谁合取我等璎珞。作筹量已。复作念言。此优波离。昔于长夜。勤事我等诸释种来。是优波离。堪受我等所脱璎珞。尔时五百诸释童子。各脱璎珞。付优波离。既付嘱已。俱还本家。咨其父母。时优波离。寻作是念彼等诸释。今既能舍珍宝璎珞。我若受用。是所不应。而诸释子。有大威势。有大神德。既能弃舍所重官位及诸财宝。尚欲出家。我今何事不出家也。时优波离。剃须发师。见诸释子。各往咨白父母之时。便即舍彼所施璎珞。即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其优波离。住一面已。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听我随佛出家。尔时世尊。即听出家受具足戒。时彼五百释种童子。各至己家。咨父母已。还复来至输头檀边而白之曰。大王。今者可将我等至世尊所。彼既出家。我亦应当随从出家。时输头檀。共彼五百诸释童子。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既安坐已。输头檀王而白佛言。世尊。善哉大德刹利种姓。不合将彼婆罗门种共相围绕。实谓非宜。今者世尊。刹利种姓。还应以此刹利围绕。乃可为善。然今世尊释种之内。五百童子。欲于世尊法中出家受具足戒。唯愿世尊。哀愍听许。兼受具戒。

尔时世尊听彼五百释种出家受具戒已。教学威仪而告之言。汝等比丘。咸可俱来礼优波离上座比丘。时彼五百诸比丘等先礼佛足。然后顶礼彼优波离上座比丘。修礼已毕次第而坐。

尔时世尊复告输头檀王言曰。大王。今可顶礼比丘优波离已。次第应礼五百比丘。尔时大王。闻佛教已。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不敢违。即从坐起。顶礼佛足。然后礼彼上坐比丘优波离已。次第复礼五百比丘。礼已次第还其本坐。

尔时世尊。威颜悦豫。作如是言。今者释种。已自降伏释种憍豪。亦复摧扑诸释骜慢时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其优波离。今因世尊。得此五百释种比丘。及输头檀王尊敬礼拜。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汝诸比丘。此优波离非但今日因我得此五百比丘输头檀等恭敬礼拜。汝诸比丘。过去世时。其优波离。亦因我故。曾得五百大臣跪拜。亦得彼王名曰梵德之所敬礼。时诸比丘各白佛言。此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分别说其本业。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念往昔波罗奈城。时有二人。共为亲友。其人贫下。世无名闻。彼人有时。自持家内菉豆一升。从波罗奈出城客作。尔时恒有一辟支佛。往来住彼波罗奈城。时辟支佛。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入城乞食。彼二贫人。遥见尊者辟支佛来。威仪庠序平视而进。着僧伽梨。齐亭相称。执钵不动。彼人见已。得清净信。于辟支佛。生勇悦心。各相谓言。我等贫穷。皆由过去未曾逢值如是福田。虽复逢遇。或不恭敬供养瞻侍。我等若当值遇如是胜上福田恭敬供养。今应不遭如此厄难。所谓无财恒常客作。以自存活。我等今者应当持此一升菉豆。奉施仙人。若其怜愍受我所施。我等即应脱此贫苦。作是念已。将此菉豆奉辟支佛。作如是言。唯愿尊者。起怜愍心。受我此施。时辟支佛。于彼二人生怜愍故。受其所施。虽受施已。但辟支佛。皆有一法。欲化众生。唯现神通。更无方便。时辟支佛。愍彼二人受其施已。即从彼方腾空而行。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四 优波离品第五十五之二

尔时彼等亲友二人。见辟支佛飞腾虚空游行无碍。心大欢喜。遍身踊跃不能自胜。合十指掌。敬礼尊者辟支佛足。乞如是愿。愿令我等。于未来世。恒常值遇如是教师。或更胜者。彼所说法。我等闻已。速即知解。不生恶道。作是愿已。时彼一人。又别乞愿。愿言藉此功德之力。于未来世。恒生大姓婆罗门家。愿能诵持四惟陀论。及以六十种诸技艺等。而有偈说。

非直端心怀正信 即得名为上福田

唯须供养佛与僧 并及值遇辟支佛

时彼二人于后命终。一得生于波罗奈城刹利姓家。即绍王位。名曰梵德。第二人者。生婆罗门大清净家。名优波伽摩那婆。具解诸论。其优波伽摩那婆。彼时有妻。名曰摩那毗迦。端严可喜。观者不厌。最胜最妙。世所无比。得优波伽摩那婆之所爱敬。若暂不见心即不悦。

尔时彼妻摩那毗迦。因为少事。有所嫌恨遂便不共优波伽语。时优波伽。烦冤懊恼。作如是念。今日我妻摩那毗迦。不共我语。声音断绝乃如此也。后时彼妻摩那毗迦。过夏四月。至于秋节。白优波伽摩那婆言。善哉圣子。汝今可去往至市肆。买取上妙涂香末香及诸华等。所以然者。秋节四月。今者已至。众人皆共受五欲乐。我等亦须庄严身体受五欲乐。

尔时优波伽摩那婆。闻此语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作如是念。今者我妻摩那毗迦。何期忽尔共我言语。而优波伽。有一金钱。先于余村他边出举。遂于午时。日炙大地。阳焰晖赫。其诸地色。犹如赤鸡。发其家宅。向彼村落。往欲债钱。于其道路。欲心缠逼。口唱淫歌。当于尔时。与梵德宫。相去不远。其梵德王。在于楼阁。取纳清凉。昼日眠着小时睡觉。忽闻彼人染着五欲作淫歌声。时王闻已。即复起发自本欲心。而有偈说。

或有由于本习气 或复因事动其情

斯由色欲着爱染 亦似莲华因水生

尔时梵德闻彼淫歌。忽即惊疑。此是谁也。于盛日午炎热之时。染着欲心。口唱淫歌。作是念已。从窗遥见彼优波伽。于盛午时。大地炎热。行歌于路。即唤一臣而敕之言。汝可速往捉彼歌人将向我边。其臣闻敕。即白王言。不敢违旨。遂至彼边。捉优波伽。而语之言。汝摩那婆。去来去来。王今唤汝。时优波伽。心生恐怖。举身毛竖。怅怏不乐。作如是念。今谁知我。于梵德边。有何罪过。令我愁恼。尔时大臣将优波伽。往即至于梵德王边。其王见已。即生爱心。生爱心已。向于彼人。而说偈言。

日中晖赫正炎热 大地红色如赤鸡

汝今耽着淫欲歌 云何于是不生恼

日光普照正炎炽 地上融沙弥复热

汝今耽着淫欲歌 云何于是不生恼

尔时优波伽摩那婆以偈报彼梵德王言。

大王今者非热恼 上天日炙何所及

唯有求利及失利 此是恼中最为恼

日光虽复大炎炽 此为恼中极下恼

经营种种诸事业 如此名为最大恼

时梵德王。复问优波伽摩那婆言。摩那婆。汝于今者经营何事。而于是处炽热大地而行于路。尔时优波伽即以上事。向梵德王分别说之。

尔时梵德王复告优波伽摩那婆言。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于今者。与汝两钱(即天竺金钱)。其梵德王。遂即与之。尔时优波伽。于梵德边。受其钱已。仍复白彼梵德王言。善哉大王。虽得大王所赐两钱。我今咨王。更乞一枚。通前得三。我向村落。自取一钱。并王所赐。合得四枚。我即得共摩那毗迦供其秋节为五欲乐。其梵德王复告优波伽摩那婆言。汝止莫去。我于今者。与汝八钱遂便与之。其优波伽。受八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今者咨王。更乞一钱。即成九枚。复往聚落。自取一钱。合成十枚。如是因缘。我便得共摩那毗迦。受其秋节五欲之乐。

时梵德王复告优波伽摩那婆言。止止莫去。我今与汝一十六钱。王即与钱一十六枚。其受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已得王钱一十六枚。今者咨王。更乞一钱。得成十七。复往聚落。自取一钱。合成十八。以是因缘。我即得共摩那毗迦。受五欲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今与汝三十二钱。其受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已得王钱三十二枚。今复咨王。更乞一钱。我往聚落。自取一钱。合即总成三十四枚。便得供我摩那毗迦。于其秋节。受五欲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今与汝六十四钱。时优波伽。即受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已得大王六十四钱。今者愿王。更与一钱。我今复往彼村聚落。自取一钱。都合得成六十六枚。便供我与摩那毗迦。受于秋节五欲之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于今者。与汝百钱。时优波伽。受百钱已。复白王言。善哉大王。愿乞欢喜。我今已得王钱百枚。今咨大王。更乞一钱。我往聚落。复取一钱。合得成其一百二钱。得供我与摩那毗迦。共受秋节五欲之乐。

尔时梵德复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当别更与汝一村。以为封禄。而婆罗门。为得为贪。是故其人数至王边。其王即择最上一村与彼为封。彼得封已。遂即勤劬。不辞劳役。犹如奴仆。伏事彼王。先起后眠。行迹和软。所作事业悉称王意。意行端直。如是事王。终不为王有所嫌责。以是因缘。取王颜色。令梵德王欢喜无已。于后复

更与优波伽分国半治。王之仓库亦共分半。彼婆罗门。得是优宠。受其五欲具足之乐。无所乏少。如是次第一切所作。悉皆为王捡校得办。彼婆罗门。但从己家。来至王宫。王恒枕彼膝上而眠。

其梵德王。后于一时。枕优波伽膝上而卧。因即睡着。时优波伽。见王睡已。心作是念。云何一国。乃有二王。并用威势。一仓库内。亦复不合二人共用。我今可觅梵德王。便断其命根。若得杀者。我即独取王位治化。彼优波伽。作是念已。欲取刀时。更作是念。此梵德王。于先为我作此利益。分其半国。与我共治。一切仓库亦悉分半。我今若杀。是无恩义。如是第二。又作是念。云何二人。可得一处共治国化。亦复不合二人共用仓库财物。乃至第三念已还悔。我若杀彼。必当成我无恩义行。

时优波伽。作是念已。举声叫哭。时梵德王。闻此哭声。忽然睡觉。觉已问彼优波伽言。汝今云何作此大声。时优波伽。向梵德王广说前事。时梵德王。而心不信彼优波伽有如此事。而语之言。优波伽。汝应定无如此之事。汝优波伽。莫作是语。时优波伽。寻复语彼梵德王言。大王今者当信我语。我实起发如是恶心。时优波伽。复更思惟。作如是念。我今忽发如是恶心。因何事相。正观思已。作如是言。我发如是恶事相者。莫不由于为五欲故。为王位故。我亦不须贪此王位。亦复不须贪其世乐。我因此事。生是恶心。我今唯可舍家出家。即白王言。大王。今者知我将欲舍家出家。

时梵德王语优波伽。莫作是语。我既与汝分国半治。仓库亦半。我于今者。与汝腹心。无有一人如似汝者。汝若出家。我今心意。定不安乐。其优波伽复语王言。善哉大王。愿垂许我舍家出家。我今决定出家不疑。于我法行莫生留难。时梵德王。又复告彼优波伽言。如汝所乐随意而作。

尔时波罗奈城。有一瓦师。于先出家。行仙人行。依彼城住。时彼仙人。有大威德。已成五通。即能以手摸日月轮。时优波伽。依彼仙人。剃除须发。既出家已。勇猛精进。即成四禅。复得五通。大有威力。亦能以手摸日月轮。其梵德王闻优波伽舍家出家。成就大仙。有大威德。亦能以手摸日月轮。闻已微笑。入于宫内。对诸宫人。而说偈言。

优波造善未经久 已获利益果报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 舍弃五欲出家行

尔时宫人。闻梵德王说是偈已。其心皆悉忧愁不乐。遂共白彼梵德王言。大王当知。彼人本昔贩卖博戏。执杖行乞。以自活命。婆罗门人。威力鲜少。是故出家。大王。今者莫学彼人舍弃家国而出家也。

尔时梵德。有剃发师。其人名曰咀伽波罗。旧来恒可梵德王心。时梵德王。追觅唤彼剃须发师。而敕之言。咀伽波罗。汝今为我剃治须发。作是语已。于即睡眠。时剃发师咀伽波罗。见王睡已。便即剃治王之须发。如是治已。而梵德王。睡眠不觉。王后觉已。谓剃发师咀伽波罗。我已有敕。令汝与我剃治须发。云何不也。作是语已。咀伽波罗白梵德王。我已治讫。但王睡眠而不觉也。

尔时梵德。取镜自照。见己须发治理已讫。见已生喜。因即敕彼咀伽波罗。汝当受我最胜村落。我更与汝。称意乐事。

时剃发师咀伽波罗。白梵德王。我共宫内王之眷属。委曲评论。然后报王。作是语已。拜辞而去。其剃发师咀伽波罗。本于王宫出入无碍。遂即入宫。白宫人言。王已许我最胜村落以为封邑。诸后妃等。意悉云何。可取已不。尔时妃后。告彼咀伽波罗言曰。咀伽波罗。汝于今者何用取王最胜村落。我等现在足能与汝金银珍宝。但我有所嘱托汝事。为我辨不。其剃发师咀伽波罗。问宫人言。妃等今者有何事业。令我欲办。时诸妃等。即告彼之剃发师言。大王比来每入宫内。恒说一偈。作如是言。

优波造善未经久 而得利益果报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 舍弃五欲出家行

我等于时。闻王此偈。即作是念。将恐大王舍位出家。善哉善哉。咀伽波罗。汝至王边。问斯偈意。其义云何。

尔时咀伽波罗。即往驰诣梵德王所。到已白言。大王。许我最胜村落。我今不用如此之愿。但欲知王每入宫内于妃后前所说之偈。

优波造善未经久 而得利益果报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 舍弃五欲出家行

善哉大王。愿为我说如此偈意。其理如何。今从大王。乞如是愿。

时梵德王。告剃发师咀伽波罗。我闻优波伽摩那婆。舍半国位而求出家。得成仙人。有大威力。能以手掌。摩日月轮。我今正以五欲醉乱贪着于斯。是故我今仰羡于彼。数入宫内。而说是偈。

时剃发师咀伽波罗。即入宫内。至妃后边。说如是言。诸妃后等。莫虑大王欲出家也。大王今者定不出家。时彼后妃。闻剃发师咀伽波罗说此语已。皆悉欢悦。心怀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将诸璎珞。庄严己身。而告之言。咀伽波罗。我此璎珞。今悉施汝。汝今更莫为活命故造作诸业。咀伽波罗。见是事已。作如是念。彼优波伽。既舍如

此半国王位。而求出家。今梵德王。仰羡于彼。我今何故不作是事。而使一切世间羡我。然此后妃。将诸璎珞。以施我者。我若顺从此后妃意。事必不善。我于今者。亦可舍弃而从出家。咀伽波罗。作是念已。诣梵德所。而白言曰。大王。许我以前事者。我今意乐舍弃出家。时梵德王。而问之言。咀伽波罗。汝今意者欲于谁边而出家也。咀伽波罗白言。大王。我欲往至优波伽边而出家耳。时梵德王。而告之言。咀伽波罗。如汝意见。随愿而作。

尔时咀伽波罗。自剃须发。至优波伽仙人之所。于即出家。既出家已。勤劬精进。寻获四禅及以五通。得大威神。有大威德。亦能以手摩日月轮。其梵德王。既复闻彼咀伽波罗得出家已。成大神仙。有大威力。复能以手摸日月轮。闻此事已。不胜仰羡。欲求见彼。告诸臣言。诸大臣等。我今欲往彼仙人所。共彼相见。时诸臣等。而白王言。大王不然。大王今者不合身自往彼人所。我等遣使。唤彼仙来。时梵德王。报诸臣言。卿等今者应无此理。汝等莫作如是之语。上世已来。无如此法。而有诸仙。身不自在。而从唤也。我等今者身目往彼。此是如法。何以故。彼仙人等。是大福田。堪受供养。我等必须身自至彼。

时梵德王。乘自威德。庄严备办五百乘车。左右围绕。及以五百诸大臣等。从波罗奈出诣向彼诸仙人所。自欲光显于彼世界。

尔时仙人咀伽波罗。遥见王来。及至白王。善来梵德。希能远至。

尔时彼等五百诸臣。怨恨嗔彼咀伽波罗。出粗犷言。汝是下贱。淫女所生。秽浊不净。恒洗垢腻。云何今日唤大王名。

时梵德王。止彼臣言。勿作是语。仙法如是。唤人名字。但此仙人。有其戒行。有大威力。时梵德王。即向诸臣。而说偈言。

卿等莫恨此仙人 此仙修行已具足

所有苦事能行故 得度一切苦怖畏

心既得舍一切恶 即非剃除及瓦师

咀伽波罗已苦行 降伏我故唤名字

现得忍力汝等看 降伏诸根获证果

得诸天人所敬重 即天人中最为胜

尔时梵德王。及宫内诸婇女等。于先顶礼仙人之足。却住一面。而彼五百诸大臣等。寻复顶礼彼仙人足。既顶礼已。然后复礼咀伽波罗仙人之足。次后亦礼瓦师之足。其

梵德王。一面坐已。慰诸仙言。诸尊者辈。身体康和安隐以不。所求活命不至劳也。无人恼乱诸仙人也。

尔时仙等报梵德言。如是大王。此事须忍。但王体内安和已不。一切眷属及诸大臣。国内民庶。悉安隐不。作是语已。彼等诸仙。为梵德王。说法教化。令心欢喜增长功德。时梵德王。蒙彼诸仙说法教化。令心欢喜增长功德。从坐而起。顶礼诸仙。还其本处。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彼时优波伽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即我身是。

汝等比丘。或有心疑。彼时仙人咀伽波罗剃发师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此优波离比丘是也。

汝等比丘。或有心疑。于彼之时。梵德王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此即输头檀王是也。

汝等比丘。或有心疑。彼时五百诸大臣等。其人是谁。莫作异见。即今五百比丘是也。诸比丘。于时优波离比丘。亦因我得五百大臣。恭敬礼拜。并及得彼梵德王礼。今亦如此。复因我得五百比丘。及输头檀王之所礼拜。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比丘。若欲善知于我声闻弟子之中持律最者。谓优波离比丘是也。

尔时诸比丘。作是念言。其优波离。昔作何业。乘彼业报。生剃发师下贱之家。复作何业。乘其业报。而得出家。受具足戒。获罗汉果。今得如来授其记言。汝诸比丘于我声闻弟子之中。持律最者。谓优波离比丘是也。时诸比丘。作是语已。往诣佛所。白言世尊。其彼长老优波离者。昔作何业。乘彼报故。生剃发师下贱之中。复作何业。乘彼业故。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即得如来授其记别。称我声闻弟子之中持律第一。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在于此城。有剃发师。其人娉求称自门户剃发师家娶女为妻。其后不久。产生一子。彼剃发师。寻时遇患。虽加医疗治而不差。因其所患。乃至命终。既命终已。剃发师妻。将彼童儿。付自兄弟。口告之言。此之童儿。是汝甥甥。今将相付。汝等必须教此童儿。自父本业。彼剃发师。闻其姊妹作是语已。受此童儿。遂便教授彼父本业。彼剃发师。恒在王宫。王所敬重。每为国王。剃除须发。不大在外为人剃治。时王敕给白象一头。任所乘驰东西南北。又给金筒。安置剃刀。及余杂事。而敕之言。凡无佛世。有辟支佛。犹如犀牛。独行出时。当作利益。

寻于彼时。有辟支佛。头须爪发。悉皆长利。来到彼时剃发师边。而告之言。善哉贤首。愿当与我剃除须发。时剃发师。报辟支佛。作如是言。善哉大仙。若欲然者。听待明日。晨朝早来。必当与仙剃除须发。时彼尊者辟支仙人。闻此语已。寻时还去。过于彼夜。晨朝起时。着衣持钵。还复诣彼剃发师边。作如是言。善哉贤首。今当与我剃除须发。时剃发师。还复白彼辟支佛言。善哉大仙。若必然者。听至日晚。即与仙剃。如是乃至若日西来。还复语言。听待晨朝。若晨朝来。听待日西。如是乃至。晨亦不剃。晚亦不剃。而彼童子。见此尊者辟支仙人。或晨朝来。或日西至。日日恒尔。见已白言。辟支尊者仙。何缘故。或朝或晡。恒来至此。时辟支佛。向彼童子。广说前事。

尔时童子。白仙人言。我舅终不为仙剃发。何以故。恃于王宫出入自在。生憍慢故。我今当为仙人剃发。时彼童子。即为仙人。剃除须发。尔时尊者辟支仙人。作如是念。今此童子。大作功德。我今当须为彼童子。光扬示现功德事相。作是念已。告童子言。汝之童子。若知时者。必当持取我之须发。汝于当来。有大利益。作是语已。犹如雁王舒其两翅。以神通力。忽尔飞腾。乘空而去。时彼童子。取辟支佛所剃须发。置于髆上。向辟支佛。生清净心。顶戴十指。合掌作礼。即发是愿。愿我当于未来世中。还值如是辟支佛尊或更胜者。彼之世尊。所有说法。愿我速即悉皆知解。又愿我更不生恶道。又愿当来生生世世。恒作如此剃须发师。为福田故。供养承事如是圣者。

尔时彼城宫内。国王升殿视事。与大国臣左右围绕。而彼大众。悉皆遥见彼辟支佛腾空而行。大众见已。白彼王言。大王今者甚有吉利。善得人身。如今国内福田出世。王遂仰观。即见彼时辟支佛已。告诸臣言。剃此辟支佛须发者。大得吉利。时彼为王治须发师。因在王边。而白王言。如此仙人。是我能剃。更谁能也。时彼童子闻此语已。即至王边而白王曰。大王当知。我舅今者虚言浪语。我舅本不剃彼须发。此既小事。犹尚妄称。是我剃彼仙人须发。论其实剃。即我身也。尔时王所治须发师。诃彼童子。咄哉痴人。汝有何力。能剃彼发。时彼童子。于即挽出辟支佛发。显示大众。此仙人发。我现持行。愿悉知见。

尔时王见如是事已。即生嗔怒。告彼恒治须发师言。咄哉痴人。汝于我边。有如是力。今日何因虚诳我也。汝速出国。勿住我境。并即夺彼所乘白象。及治须发诸具度等。及以封禄。与彼童子。而敕之言。从今日后。汝恒与我治其须鬓及以爪甲。时彼童子。而白王言。如王所敕。不敢违也。从尔已后。恒即为王。治其须鬓及爪甲等。随世寿命。取终之后。因彼功德。生生世世。不堕恶道。从天至人。从人至天。二处往返。后于一时。还生在于波罗奈城剃发师家。可喜端正。观者不厌。而彼童子。父母养育。及其长大。意智渐渐。技艺成就。

尔时迦葉世尊。出现于世。怛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作大教师。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尔时迦葉婆伽婆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已转法轮逆转流转。已受法與本愿具足。最得称利胜丈夫志。开敷示现所化莲华。于无量亿百千众生。安置善道。当尔之时修行。依彼波罗奈城。住旧仙人所居之处。彼鹿苑中。与比丘僧二万人俱。时彼剃治须发师父。数至彼苑。与诸比丘。剃除须发。然彼小儿。始能行时。共父至于伽蓝寺内。然诸比丘。或说诸法。讲论之时。得至彼听讲说律时。或复得听。或不得听。时彼童子。问诸比丘。云何一切等是善言。我或得闻。或不得听。其意如何。时诸比丘报言。童子如此之法。是诸比丘秘密之事。若不受于具足戒者。悉不得听。时彼童子。闻此事已。心生懊恼。云何愿我速得出家。堪闻善语。后时童子至律师边。请乞出家。得受具戒。依诸比丘诵持戒律。依法而行。虽复如此。而不得证出世之智。然彼后时。病困着床。临欲命终。又发是愿。迦葉如来怛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有一菩萨。名曰护明。已授记言。汝于将来。寿百年世。当得作佛。号曰释迦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我于今者。愿值将来释迦牟尼。若顺所愿。在彼教中。亦乞出家。受具戒已。于彼世尊诸弟子中。所持律者。我为第一。如我今日。此师和上。于迦葉佛诸持律行弟子之中。最为第一。我亦如是。当于彼时释迦如来法教之中。持律弟子。我最第一。彼人从尔。命终已后。即生天上。及至今日。最后之身。受胎生于迦毗罗城剃发师家。名优波离。即其人也。

汝等比丘。若有心疑。彼时童子剃发师者。莫作异想。即优波离比丘是也。然优波离。昔于尊者辟支佛边。剃须发已。乞如是愿。愿我生生世世之中。若得人身。恒常生在剃发师家。复于彼时。更乞愿言。愿我莫生恶道之中。由彼发愿果报力故。不生恶道。从尔已来。流转天人。多受快乐。现得已利。复作是愿。愿我当于未来世时。恒常值遇如是教师或胜此者。若彼教师所说之法。愿我速证。即得知解。由斯业报。今得值我。以为教师。即得出家。受具足戒。证罗汉果。亦复在于迦葉如来法教之中。作如是愿。愿我于彼未来世中。值遇释迦牟尼如来。莫背彼法。随顺出家。若得出家。于彼持律诸弟子中。我最第一。藉彼业报。今我法中。而得出家。乃至持律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汝诸比丘。彼优波离。于过去世。作如是业。今得报生剃发师家。复以造彼愿业因缘。现今得报。于我法中。如是出家。及受具戒。证罗汉果。我今又复授彼记言。于我持律弟子之中。最为第一。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五 罗睺罗因缘品第五十六之一

又于一时。输头檀王白佛言。世尊。愿佛及僧。受我明朝所设饮食。于时世尊。默然而许。输头檀王。既见世尊默然许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围绕三匝。辞退而去。

至本宫已。即于彼夜。办具微妙多种饮食。所谓餐食啮食啖食啖食。办具已讫。过夜至朝。洒扫铺设。即遣使人。白世尊言。今已时至。饮食备办。唯愿降赴。

尔时世尊。日在东方。着衣持钵。诸比丘僧。左右围绕。佛为导首。来至输头檀王宫内。到已坐于所设佛座。诸比丘僧。各各依次。如法而坐。尔时输头檀王。以佛为首。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诸微妙饮食。尽其种数。乃至啖啖。悉令充饱。称意自恣。既见佛僧饮食饱已。洗治钵器。将置别处一小座上。却在一面。既安坐已。输头檀王。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教诲于我。又愿世尊善逝示现。令我长夜常得利益安乐之事。

尔时世尊。告输头檀王。作如是言。大王今日。若知时者。应须舍此听法之事。亦复不须数来问讯诸比丘等。王身不久。应自得其最胜妙果。于时世尊。方便教化输头檀王。说法显示。令其解悟。令叹喜已。从座而起。还于本处。输头檀王。又于一时。因舍利弗得法眼净。兼得证于须陀洹果。而净饭王。已得诸法。已证诸法。已入诸法。已度诸疑。心无有惑。已得无畏。更不复问自余法行。悉证知已。诣向佛所。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度我。出家入道。受具足戒。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输头檀王。于此教中。舍家出家。复更能证胜上法不。尔时世尊。思惟是已。自证知此输头檀王。决定不合舍家出家。亦不得证胜上之法。如是知已。而告之言。大王今日。若知时者。但在本家。行檀布施。造福业耳。

至于后日。摩诃波阇波提大夫人。请佛及僧。供给饮食。悉令饱满。至第三日。第一宫内诸妃眷属。又复请佛及比丘僧。供给肴膳。亦悉充足。至第四日。其第二宫。又复请佛及比丘僧。供奉种种百味肴膳。亦悉充足。

其罗睺罗。如来出家六年已后。始出母胎。如来还其父家之日。其罗睺罗。年始六岁。

尔时如来。至迦毗罗婆苏都城。罗睺罗母。作如是念。我昔因此罗睺罗故。为诸眷属之所诽谤。今日时至。我于彼事。应自清净。以明其身。以是因缘。必须请佛及比丘僧。布施饮食。及请一切诸眷属等。以自明白。耶输陀罗。作是念已。于其彼夜。办具种种微妙饮食。既备办已。过于彼夜。即遣使人。往白佛言。所设饮食。办具已讫。世尊知时。兼告一切诸眷属等。悉令聚集来赴所请。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日在东方。着衣持钵。与诸比丘。左右围绕。佛为导首。与大比丘一千二百五十人俱。诣向王宫。如所铺座次第而坐。

尔时罗睺罗母。别作一枚大欢喜丸。唤罗睺罗。内着手里。作如是言。汝罗睺罗。往至比丘僧众之内是汝父者。施欢喜丸。罗睺罗母。复告一切诸眷属言。是罗睺罗。今当觅父。时罗睺罗。持欢喜丸。遍观一切诸比丘已。直往佛边。而白佛言。如是沙门。荫凉快哉。如是沙门。荫凉快哉。

尔时输头檀王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耶输陀罗。颇有如此过患已不。

尔时世尊告输头檀王。作如是言。大王今日。莫作是疑。耶输陀罗。无此过患。其罗睺罗。真我之子。但是往昔业缘所逼。在胎六年。

尔时输头檀王。及诸眷属。闻佛此语。皆悉欢喜。踊跃遍身。不能自胜。各各以手持诸种种饮食肴膳。供佛及僧。令得充足。自恣饱已。佛及大众。洗钵澡手。各将小座。绕佛左右。坐一面。尔时输头檀王。以敬佛故。不能广问如上因缘。而白众中诸比丘言。愿诸师等。请问世尊。睺罗睺罗。及耶输陀罗。往昔造业因缘之事。尔时诸比丘。即白佛言。是罗睺罗。往昔造作何业因缘。以何业报。处胎六岁。耶输陀罗。复作何业。怀孕六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过无量世。时有一王。婆罗门种。名曰人天。生其二子。大者名日。次者名月。其大王子。恒不乐世。愿欲出家。经未多时。其王人天。算尽命终。命终之后。其子日月。互相推让。其长子言。汝当为王治国政事。其第二子。复语彼言。汝当为王治国政事。

其日王子。告月王子。复作是言。汝必为王。我当舍家而出家也。

时月王子。复白彼兄。作如是言。汝既长大。王位当汝。我不合受。

其日王子。复告其弟月王子言。凡受王位。先作何法。其月王子。复报彼言。先颁号令。

时日王子。复问彼言。世若有人违号令者。当合何罪。其月王子。复报彼言。必须重罚罪之重者。其日王子。复语其弟月王子言。依其道理。我合得王。我今但舍王位付汝。汝当作王。我欲舍家而出家也。

时日王子。以其王位。付月王子。遂即舍家。出家修道。其日王子。所有眷属。皆随出家。

时日仙人。作如是念。此等诸人。依我出家。我今既与此辈为师。当须勤学求于道业。以胜于彼。作是念已。因发誓言。愿我此身。从今已后。若非他施。不得自取。乃至一物水及杨枝。尔时仙人。至于一时。忘失本念。他不施与药草根等及以诸果而自取

食。又时夜渴。见他澡瀡。谓言自许。遂取而饮。而自澡瀡。在于一边。时彼仙人本澡瀡主。见自澡瀡空无有水。而问之言。是谁取我澡瀡中水。此乃是贼住居之处。本非仙人所居地也。时彼仙人取水饮者。见自澡瀡水满其中。在于一边。遂报彼言。我不知故。取汝水饮。谓言我许。而彼仙人。告彼饮水日仙人言。汝若饮者。善哉快哉。尔时错误饮水仙人。正自思念。我已违失昔日誓言。为不善也。此非仙法。我今云何不与不受诸药草根及果子等。而自食之。复取他水。而自饮也。以此因缘。怅怏不乐。心生忧恼。蹲坐地上。思惟正念。忧愁此事。

尔时弟子摩那婆辈。便即诣向日仙人所。顶礼其足。如法承事。而彼仙人。告彼弟子摩那婆言。汝等童子。从今已后。莫顶礼我。何以故。我于今日。已成贼也。彼诸童子。即问王仙。作如是言。优波陀事云何也。

时日王仙。便报彼等摩那婆言。汝等童子。今须知我不从他边受得药草根及果等。复取他水而自饮之。作是语已。彼等童子。寻复白彼日王仙言。师于今者。莫作是语。所食饮者。一切皆是优波陀物。时日王仙。复语彼等摩那婆言。汝等知我不从他得。而自取不然。我今者不从他得草叶根果及澡瀡水。而自取饮。我已成贼。是故汝等当罚我罪。如治贼者。等莫有异。时诸童子。咸白彼仙。我不敢决优波陀罪。优波陀弟。今者作王。现领此境。如法治化。至于彼边。必能治罚优波陀也。

尔时王仙。诣月王所。于时月王。既闻此事。知其日王欲来其边。即办四兵。出迎城外。日王到已。顶礼其足。时日王仙。止月王言。莫礼我足。所以者何。我今是贼。大王。必须治罚我罪。如贼莫异。

尔时彼王。即问其兄日仙人言。圣者今日作何贼也。彼时仙人。报月王言。大王当知。我在空闲清静树林修道之时。不从他得药草根果并取他水。而自饮也。

尔时彼王。闻此语已。烦冤懊恼。呜噎悲啼。涕泪满面。作是思惟。如此仙人。功德本行。自来清净。无有过患。云何今日。可罪罚也。作是念已。报王仙言。我许诸仙。取诸果子。及药草根。乃至水等。自食自饮。是故仙人所食之者。皆是己物。大仙非贼。亦不可罚。

时日王仙。告月王言。大王今日始许斯事。非昔日也。王复白言。我昔初承王位之时。即有此语。我施沙门。及婆罗门。草木及水。随意用食。是故大仙。实非贼耳。我于今者。云何罚罪。而彼王仙。复告王言。善哉大王。我今已造不善之事。自念不能消此过罪。我既取他澡瀡水饮。是故大王。须治罚我如贼无二。

尔时月王。有一㲉甥。在彼众会。而彼㲉甥。白月王言。大王。但与此仙决罪。勿令此仙烦冤懊恼。尔时月王。白彼仙言。事若尔者。入在我苑。止住修道。尔时月王。令此仙人。入其苑已。寻即废忘。不复更忆。至于六日。然后始念。唤诸臣佐诸卿等辈。彼仙在苑出去已未。尔时诸臣。白月王言。彼之仙人。犹未出苑。仍在园内。

尔时月王。放赦天下一切囚系。乃至飞走诸禽兽等。别唤彼仙。布施种种甘美饮食。而白之言。唯愿大仙。随意而去。放已月王心怀不乐。我于此仙。已有罪过。因此仙人。必得罪失。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若有心疑。于时王仙。号名日者。此是谁也。莫作异见。我身是也。汝等比丘。若有心疑。当于彼时。王名月者。此是谁也。莫作异见。即罗睺罗。是其人也。为其将彼仙人入苑住六日故。因彼业报。住于生死烦恼之中。无量受苦。因其余业。复在母胎。止住六岁。

汝诸比丘。我念往昔。过无量世。有一群牛。在于牧所。其牛主妻。自将一女。往至牛群。构取乳酪。所将二器。并皆盈满。其器大者。遣女而负。其器小者。身自担提。至其中路。语其女言。汝速疾行。此间路峭。有可怖畏。

尔时彼女。语其母言。此器大重。我今云何可得速疾。其母如是再语三语。汝速疾行。今此路中。大有恐怖。

尔时彼女。而作是念。云何遣我负最大器。更复催促。遣令急行。其女因此。便生嗔恚。而白母言。母可且兼将此乳器。我今暂欲大小便耳。而彼女母。取此大器。负担行已。其女于后。徐徐缓行。尔时彼母。兼负重担。遂即行至六拘卢舍。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彼女有嗔恚心。乃遣其母负重。行六拘卢舍者。莫作异见。耶输陀罗释女是也。既于彼时。遣母负重。行其道路六拘卢舍。由彼业报。在于生死烦恼之内。受无量苦。以彼残业。今于此生。怀胎六岁。

诸比丘。所有诸业。非是虚受。随造善恶。还自受之。是故汝等诸比丘辈。恒须舍此身口意恶。何以故。作身口意善恶因缘。汝诸比丘。现见如是善恶果报。汝等比丘。应当如是修学善业。尔时世尊。与净饭王。及彼大众。说微妙法。使令欢喜显示宣通教化讫已。从座而起。还于本处。

尔时罗睺罗母。遣罗睺罗。往向父边。乞取父封。时罗睺罗。随佛而行。且行且语。作如是言。惟愿沙门。与我封邑。唯愿沙门。与我封邑。

尔时世尊。自授手指。与罗睺罗。时罗睺罗。执佛指已。傍佛而行。

尔时世尊。将罗睺罗。至于静林。遥唤长老舍利弗言。汝舍利弗。将罗睺罗。令其出家。时舍利弗。而白佛言。如世尊教。承佛教已。度罗睺罗而出家也。尔时世尊。为诸比丘。制禁戒时。其罗睺罗。甚大欢喜。遂受禁戒。如法奉行。所以者何。教法应尔。其舍利弗。依佛教戒。摄受教示。当尔之时。有善男子。皆悉获得正信正见。何以故。并欲出家求无上道诸梵行故。利益现自证见法故。自证知已。口自唱言。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其罗睺罗。亦复如是。自证其心。得正解脱。世尊即记。告诸比丘。当知我之声闻弟子持戒之中。其罗睺罗。最为第一(此摩诃僧祇师作如是说)。其迦葉维。复有别说。当尔之时。输头檀王。办诸食已。即唤宫内诸眷属等。敕告之言。汝等今者勿令一人。示罗睺罗言悉达多是汝之父。何以故。恐罗睺罗。闻已即随其父出家。时净饭王。于其彼夜。备办种种甘美饮食餐啖啗啖。办具已讫。过彼夜分。始晨朝时。铺设诸座。将罗睺罗。及诸侍从童男童女。左右围绕。并遣将入阿输迦林。然后发使往白佛言。食时已至。饮食已办。愿尊知时。

尔时世尊。日在东方。着衣持钵。诸比丘僧。左右围绕。在前而行。相随往诣输头檀王宫。到已即于先所铺座。次第而坐。

时罗睺罗。见彼童男及童女等。各各乱行。漫游漫戏而诸傅母。亦不遮断。共相戏笑。遂私便从阿输迦林。渐入王宫。往见世尊及比丘众。见已顶礼。礼已即便升楼阁上。当于彼时。罗睺罗母。先在楼阁。观见世尊。剃头须发。身着袈裟。见已悲泣。而有偈说。

大王释子新妇者 其名号曰输陀罗

见夫如是出家相 心怀悲泣自懊恼

时罗睺罗。问其母言。圣者何故悲啼如此。其母报子罗睺罗言。身体金色。在沙门众。即是汝父。时罗睺罗。复白母言。如是圣者。我生已来。未曾忆念。有如是等快乐之事。作是语已。从楼阁上。速疾而下。诣向佛所。入佛衣里。隐藏而住。时诸比丘。即欲遮断。佛告之言。汝诸比丘。莫复遮断。但令入我衣内而住。

尔时输头檀王。见佛及僧次第而坐。自手奉过种种清净甘美肴膳。所谓餐啖啗啖等食。悉令饱满自恣充足。尔时世尊。饭食已讫。洗钵澡手。将一小座。却坐一面。即为父王。而作愿言。

祭祀火为最 诸偈叹为最

人中王为最 诸流海为最

星宿月为最 诸明日为最

上下及四方 及于众生辈

若天若人者 诸佛是为最

尔时世尊。为净饭王。以此偈句。咒愿已讫。即从坐起。随缘而去。

尔时输头檀王。于后捡校事务东西行。时其罗睺罗。已逐世尊。出于宫外。既出宫已。还欲来入。于时世尊。自授手指。与罗睺罗。令其执捉。时罗睺罗。其身上分。安隐快乐。譬如以绳系诸鸟足。更不复离。如是依附着世尊已。即将往至尼拘陀林。

尔时世尊。告罗睺罗。作如是言。汝罗睺罗。汝能随我出家以不。时罗睺罗。而报佛言。我实如是。能出家也。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我于今者。令罗睺罗。舍家出家。遣舍利弗。以为和上。

尔时诸比丘。作如是念。世尊昔日。曾告我等。作如是言。若有年岁不满二十。不得为受具足禁戒。而罗睺罗。今始十五。我等为当依佛昔教。为当更复别有。所以作是念。时即将前事。具白世尊。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当知。十五而出家者。可为沙弥。时诸比丘。蒙佛教已。即令出家。请舍利弗。以为和上。

尔时输头檀王。发遣世尊。及比丘僧。诸眷属等。然后方自欲坐食时。而作是言。汝等当唤罗睺罗来。与我共食。尔时左右。处处求觅。了不能得。还至王所。俱白王言。大王我今求罗睺罗。莫知所在。

尔时输头檀王。复告之言。汝等往至阿输迦林。及诸宫内。处处求觅。时彼左右。复即往至阿输迦林。及诸宫内求亦不得。来告王言。往至彼处求亦不见。

尔时输头檀王。复告之言。速往至于尼拘陀园。或非世尊将令出家如是去也。

尔时左右。闻王此敕。速即至彼尼拘陀园。处处求觅。见罗睺罗已为世尊遣令出家。见已还宫。而白王言。大王当知。其罗睺罗。已被世尊。放令出家。王闻是已。迷闷躃地。经于少时。还得醒悟。从城出至尼拘陀林。到于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往昔在家之日。诸解相师婆罗门等。已曾授记。若其在家。必当得作转轮圣王。世尊。今已舍家出家。我见世尊出家之后。作是思惟。欲以王位付与难陀。世尊于后。复令出家。彼既出家。我复思惟。令阿难陀绍其王位。复为世尊已放出家。彼出家后。我复作念。当欲令彼阿尼楼陀绍其王位。复为世尊放令出家。彼出家后。我复作念。婆提唎迦。绍其王位。世尊亦复放令出家。今者望欲留罗睺罗。拟付王位。复为

世尊将出家也。世尊如是。将罗睺罗出家之后。岂不断我王种姓耳。

复次世尊。虽复如此。兼恋子情。穿彻皮肉筋骨及髓。是故世尊。从今日后。作如是教制。诸比丘。有出家者。令咨父母。许出家已。然后乃放。

尔时佛告输头檀王。如大王意。我不违也。我必当教作如是事。作是语已。尔时世尊。向净饭王。说诸法义。显示教化。令王欣悦。加其威力。复令欢喜。尔时输头檀王。既欢喜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绕佛三匝。辞退而去。还其宫内。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而告之言。汝等比丘。当知儿子于其父母。报恩最难。所以者何然其父母难作能作。显示世间。长育诸阴故。令乳哺养成身体。是故汝等诸比丘辈。从今已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求出家者。先须令彼咨其父母。然后乃听。若不许可放出家者。须如法治。我今日后。立如是制。凡人来投请出家者。先须问言。汝之父母。生存已不。彼人若报云。我父母现今生在。方更问言。复当听汝出家已不。

然其五师。或有异说。作如是言其罗睺罗。生二年后。菩萨尔时。方始出家。苦行六年。然后成道。成道七岁。方始来向迦毗罗城。如是次第。数罗睺罗出家之日。正年十五。

或有诸师。作如是说。波阇波提。见其菩萨舍家出家。为此因缘。忧愁懊恼啼哭之时。眼坏失明。然佛世尊。已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过十二年。然后方还迦毗罗城。欲于眷属现怜愍故。尔时输头檀王。及诸宫内。一切眷属。左右围绕。王为导首。在前而行。

尔时复有同姓种族。合有九万九千人。俱同来见。

佛。其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同在彼众。往诣佛所。为看其子罗睺罗故。

尔时如来现双神变。尔时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既闻他说。今我之子。显现神通。所谓于身下分放其火光。于身上分出其冷水。如是闻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往诣佛所。到佛所已。为敬佛故。取其佛身所流之水。自洒己身。及以洗面。

尔时世尊。为令摩诃波阇波提。起于慈悲。遍满其体。受其快乐。其所坏眼。寻得清净。胜于本时。尔时摩诃波阇波提。即于佛边。更增信敬。

时诸比丘。又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今此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为世尊故。忧愁啼泣。失坏其目。复因世尊。还得清净。

尔时佛告诸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诸比丘。其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非但今日为我作是忧愁啼哭。失坏此眼。还复因我。而得清净。过去之世。亦曾为我忧愁啼哭。失坏其眼。复还因我。眼得清明。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愿为说之。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六 罗睺罗因缘品第五十六之二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过去久远。在迦尸国。于彼聚落。近有一山。名郁蒸伽。其山南面。有一园林。其园杂树。数过十万。华果茂盛。枝叶扶疏。遥远瞻望。如青云队。于其园内。处处皆有莲华池沼。其数众多。庄严园林。其林高大空闲寂静(或有师说郁蒸伽山近波罗奈城)。尔时彼山。有诸群象。其群象内。有一象母。生育一子。形体端正。观者无厌。然彼象子。其身洁白。六牙备足。其头纯黑。如因陀罗瞿波鸟头。七支拄地。其彼象子。养育不久。成大象龙。如法修行。孝顺父母。供养之时。有敬重心。然彼象子。诸有饮食。草果根等。先奉父母。令其充饱。然后自食。

尔时象龙。又于一时。因求草果诸饮食等。处处游行。有诸猎师。忽见此象。即作是念。此之象龙。非是余人所堪乘者。唯梵德王。堪能乘耳。作是念已。遂即往诣梵德王边。到已白言。大王当知。某处林内。有一象龙。端正可喜。其身洁白。具有六牙。其象黑头。如因陀罗瞿波之鸟。七支拄地。如我所见。彼象当堪大王乘之。如其大王意所乐者。可往遣人搦彼象。取将示王来。时梵德王。寻即召唤能搦象者。敕告之言。我闻他说。有一象龙。其象六牙。端正可喜。观看之者。无有厌足。乃至七支。悉皆拄地。汝等必当速往彼处。捉彼象龙。将至我所。勿使迟迟令有失脱。

尔时所有诸搦象人。闻梵德王有如是敕。而报之言。如王所敕。不敢违教。即办牢韧诸皮索等。往至象边。以咒咒之。其象自来赴向人所。遂即捉之。以彼皮绳。系缚象已。牵来将至梵德王边。

时梵德王。遥见彼等将其象龙欲至之时。即起出迎。以欢喜故。作如是言。快得如是妙好大乘。快得如是妙好大乘。

时梵德王。身自养饲。但于彼象所堪食者。悉皆与之。一切所食。自看自与。虽复如此。而彼象龙。反更羸瘦。恒大呻吟。呼声大叫。悲啼流泪。无时暂憩。时梵德王。见彼象龙。羸瘦憔悴。乃至悲啼流泪如此。至于象前。合十指掌。语象龙言。我将一切诸好饮食。供养于汝。汝乃羸瘦。不着肤体。减损色力。身婴羸瘠。然我观汝。心不悦怿。不受欢乐。我心爱汝。供给瞻养。未曾暂舍。汝须何事。我今皆与令汝欢喜。汝何

缘故。不喜不乐。

尔时象龙。白梵德王。作如是言。我今启白大王一语。令王欢喜。

时梵德王。闻彼象龙作如是言。生大希有欢喜之心。复作是念。希有此事。此龙象王。能作人语。作是念已。报彼象龙。作如是言。汝象龙王。出如是语。令我欢喜。

尔时象龙。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当知。彼林之内。我有父母。年老力衰。住彼林内。我念未被王所搦时自尔已前。不曾忆有先自食啖始与父母。水浆亦尔。先与父母。然后自饮。我今思量。受王供给。一切资须。无所乏少。养育于我。然其父母。在彼林中。乃成孤独。受大苦辛。我今正以不见父母。是故如此忧愁不乐。

时梵德王。闻此语已。生未曾有奇特之心。作如是念。希有此事。不可思议。人中犹尚难有此法。云何象龙。乃如此也。作是念已。告彼象龙。如是言曰。大象龙王。我今宁自将此身命。闭于牢狱。不将如是如法之行。持戒妙行。孝养父母。于如此事。不敢扰乱。

尔时梵德。复告象龙。作如是言。汝象龙王。我今放汝。至父母边。共其父母。自相供养。随意受乐然梵德王。放象龙时即说偈言。

汝今好去象龙王 供养父母当孝顺

我宁自舍此命根 于汝更不相扰乱

尔时梵德。放彼象龙。其象龙王。既得脱已。渐至彼林。彼象龙母。于时正以不见子故。忧愁懊恼。泣泪啼哭。两目失明。以失明故。东西驰走。从于本处。游行他所。象龙初还至彼林时。求觅其母。了不知处。以不见故。放声大唤。于时象母。闻其叫声。即知彼声是其己子。其母尔时。亦即放声。叫唤悲泣。彼象龙王。闻其母唤。遂尔寻声。往至母所。其象龙王。既见其母。近一水池。止息而住。安置其母在于岸上。

尔时象龙。入其水池。取满鼻水。出已欢喜。身心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至其母边。以水散洒。而洗浴之。

尔时其母。得子持水洗浴身时。眼还清净。胜于本目。而彼象母。既见其子。而问之言。子何处来。今日始还。令我多时不得见汝。

时彼象龙。向母具说。如梵德王。遣人所搦。将向王宫。供养因缘。并放得脱还归之事。一切皆悉向其母说。

尔时象母。闻此语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唱言子子。如我今日而得与汝共相养活。喜乐如是。愿梵德王。共其父母妻子男女诸眷属辈。及以知亲大臣百官

一切辅佐。共相养活。如我今日受斯快乐。

尔时佛告诸比丘等。作如是言。汝诸比丘。若有心疑。彼象龙王。此是谁也。即我身是。汝等比丘。若有心疑。彼时象母。此是谁者。莫作异见。此即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是。当于彼时。为我啼哭。悲涕流泪。受于苦恼。两目失明。还因我故。而得清净。今亦如是。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不见我故。悲号啼哭。忧愁苦恼。两目失明。今还因我。而得清净。汝诸比丘。如来昔在因地之时。未得成佛。尚为众生。作是利益。况于今日。已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故诸比丘。若有智者。恒于佛所。作敬重心希有之心。于法僧边。亦须生于敬重之心。汝等比丘。当如是学。

难陀出家因缘品第五十七之一

尔时世尊。教化难陀释种之子。舍家出家。数数为说出家因缘。亦复赞叹出家因缘。而作是言。汝来难陀。当就出家。作是语已。释子难陀白言。世尊。我不出家。所以者何。我以四事。供养世尊及比丘僧。乃至尽其一形。供养衣服卧具饮食汤药。如是世尊。第二第三。教化难陀。赞叹舍家出家功德。乃至数数说其出家因缘之事。及以赞叹劝其出家。而彼难陀。不肯出家。犹言求以衣服卧具饮食汤药。尽形供养佛及众僧因缘之事。

尔时世尊。经于少时。饭食讫已。将一侍者。徐徐向彼释种童子难陀之家。然彼释种童子难陀。当于彼时。在重阁上。共孙陀利。升楼观看。游遨而坐。尔时难陀。在楼阁上。遥见世尊。将至其所。速即惊起。下于重阁。往至佛边。顶礼佛足。却立一面。因白佛言。善来世尊。何从远至。唯愿垂神。入我堂室。升座而坐。

尔时世尊。入彼堂室。升座坐已。慰喻难陀。慰喻已讫。默然而坐。

尔时难陀白佛言。世尊。唯愿今者于此受供。我遣备办肴膳饮食。佛告难陀。我已食讫。不须备办。

尔时释种童子难陀。复白佛言。今有蜜浆。非时饮不。佛告难陀。我随汝意。尔时难陀。复白佛言。唯然世尊。于是难陀。执持佛钵。盛非时浆。奉与世尊。于时世尊。未为受取。

尔时释种童子难陀。即持彼钵。将与侍者。而彼侍者。复不受取。

尔时世尊。从座而起。与诸侍从相逐而还。欲向本处。其释童子。亦从重阁。持彼蜜浆。欲随佛去。

尔时释种女孙陀利。见释难陀执其满钵非时蜜浆从世尊行。其孙陀利。梳头未讫。便即高声。唤难陀言。圣子难陀。欲何去也。尔时难陀。指彼钵言。欲将此钵奉送如来。至彼即还。孙陀利言。圣子速来。莫久住彼。

尔时世尊。出难陀家。为难陀故。步行东西。在于街巷。欲令城内一切人民。见彼难陀执非时浆随逐于佛是时人民。见此事已。各相谓言。今者世尊。必令难陀舍家出家。

尔时世尊。至僧伽蓝。唤一比丘。密以手指。作其相貌。令取难陀手中蜜钵。时彼比丘。知解佛意。从难陀边。即取其钵。

尔时难陀。顶礼佛足。白言。世尊。我今辞佛。欲还向家。佛告难陀。汝莫还去。尔时难陀。复白佛言。世尊。我今思惟。不欲出家所以者何。我欲四事。尽其一形。供养如来及众僧故。

尔时世尊。复告难陀。作如是言。此阎浮提世界。纵广七千由旬。北面广阔。南面狭小。犹如车箱。满中罗汉。稠若甘蔗竹苇麻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彼等诸阿罗汉。尽其一形。四事不阙。彼等罗汉。入涅槃后。复更供养。起舍利塔。于其塔上。各施幡盖。及宝铃幢。复以香华。及诸油灯。种种供养。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多不。难陀白言。得福甚多。

尔时世尊。复告难陀。若有罗汉。满此阎浮。有人尽形。四事供养。乃至香华。然诸油灯。若复有人。供养一佛功德果报。倍胜于彼。

复次难陀。若人能入佛法教中。乃至出家。一日一夜。行于清净。梵行之法。此之果报。倍多于彼。是故难陀。必定出家。莫复贪受五欲乐也。

复次难陀。诸欲少味。多有苦患。诸欲无常。是可厌离。是大苦本。是大疮疣。是大恶刺。是大厄缚。是大苦恼。是损减相。是破坏相无常不住。无时暂停。是不牢固。危脆易坏。多有怖畏。苦空无我。汝今必当谛观诸欲如是过患。难陀。汝今应善思惟五欲过患。莫贪着也。

尔时世尊。虽向难陀说此过患。然其难陀。心故不欲愿乐出家。但敬佛故。低徊俯仰。白言。世尊。我当出家。

尔时世尊。且因经行。以指作相。招一比丘。来语之言。汝当唤一剃发师来。时彼比丘。即唤众中一剃发师。在难陀前。手执剃刀。欲为难陀剃其须发。尔时难陀。捉拳向彼剃除发师。作如是言。汝今何力敢剃我头。

尔时世尊。正念正意。告难陀言。来汝比丘。入我法中。行于梵行。尽诸苦故。尔时如来。作是语已。难陀须发。即自堕落。犹如比丘。剃其须发。始经七日。自然体着袈裟色衣。手执钵盂如法之器。而彼长老。即成出家。受具足戒。于时难陀。可喜端正。诸人乐观。有三十相。具足不阙。身体金色。高下四指。不及如来。所作袈裟。与佛衣服。等无有异。作已受持。或诸比丘。遥见来者。皆谓难陀即是世尊。欲起迎逆。及至知非。始还本座。以此因缘。而诸比丘。嫌恨筹量。而作是言。长老难陀。云何与佛衣服一等。而用受持。时诸比丘。即往白佛。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寻时聚集诸比丘众。问难陀言。汝作衣服僧伽梨等。与佛同量。而受持不。

尔时难陀白言。世尊。此事实然。佛言难陀。此不如法。汝今云何与佛世尊。同量受持僧伽梨也。

尔时世尊。诃责难陀。教如是已。告诸比丘。从今日后。悉皆不得依世尊量作诸衣服而受持也。若有违者。如法治罪。

尔时难陀。作如是念。世尊已断。不复更听依世尊量受持衣服。今所作衣。必须治打出其光泽而受持也。

尔时难陀。寻即作彼打治之衣光泽而服。执持钵器。眼涂媚药。庄严其身。脚着革屣。左手执伞。右手持钵。诣向佛所白言。世尊。我欲往入聚落乞食。尔时佛告长老难陀。作如是言。汝今岂非善男子也。信心舍家而出家乎。难陀答言。如是世尊。事实然也。

尔时世尊。复告难陀。作如是言。汝既信心之善男子。舍家出家。所持衣服。何故打治令出光泽。复以何缘。庄严身体。眼涂媚药。脚着革屣。一手执伞。一手持钵。欲乞食也。

复次难陀。汝若在于阿兰若处。乞食活命。着粪扫衣。此乃为善。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而说偈言。

何时当得见难陀 住于空闲常乞食

少欲知足舍遗余 又乐远离诸欲想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以此事相。集诸比丘。而告之言。诸比丘辈。从今日后。不得复着打出光衣。若有受持出光衣者。如法治罪。

亦复不得眼涂媚药。及妙革屣。亦复不得执轻妙钵。

亦复不得执伞入城聚落乞食。若如是者。悉如法治。

尔时难陀。虽被世尊断此打治光泽之衣。并及不得眼涂媚药。断好革屣。并持轻钵。及以伞盖。犹尚忆念王之势乐。不肯依断。还忆彼女释孙陀利。念其色欲。不行梵行。欲舍其戒。还本家宅。以是因缘恒画彼女孙陀利像。后于一时。至阿兰若空闲之处。或取塼瓦。或取木板。画此释女孙陀利像。如是观看。便过一日。而诸比丘。其有见者。心生嫌恨。而相谓言。长老难陀。云何在于阿兰若处。或取塼瓦。或取木板。画妇女形。竟日观看。

时诸比丘。即将此事。往至白佛。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在于众内。问难陀言汝实在于阿兰若处。或取塼瓦。或取木板。画妇女形。竟日看不。难陀白佛。实尔世尊。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作如是言。汝为此事。是不善也。出家比丘。岂得画其妇女形像而观看乎。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从今不得画妇女形。若实若虚。以着欲心。画已观看。若有如是故画看者。得违戒罪。

又于一时。长老难陀。次第当直。守护寺舍。彼时难陀。作如是念。如来不久。当入聚落乞食之时。我于今日。当得还家。

尔时世尊。知彼难陀作是思惟。知已告言长老难陀。汝若欲行。闭诸房门。然后还去。

尔时世尊作是语已。便即往入聚落乞食。长老难陀。作如是念。世尊已入聚落乞食。我今当得还其家内。

尔时难陀。遂见世尊房门不闭作如是念我闭此门。然后还去。

即闭彼门。见舍利弗房门复开。即复往闭舍利弗门。

既闭彼门。其目揵连房门复开。寻即闭彼目连房门。

既闭彼门。见大迦葉房门复开。寻即往闭大迦葉门。

既闭彼门。复见摩诃迦旃延房。其门复开。寻复往闭迦旃延门。

既闭彼门。又见优楼频螺迦葉房门复开。寻即往闭优楼频螺迦葉房门。既闭彼已。那提迦葉房门复开。寻复往闭那提房门。

既闭彼已。伽耶迦葉房门复开。尔时难陀。寻复闭彼伽耶房门。

既闭彼已。优波斯那房门复开。闭彼门已。见俱郗罗房门复开。

既闭彼已。复见摩诃专陀门开。闭彼门已。见利婆多房门复开。闭彼门已。见优波离波多房门复开。

如是次第。闭一门已。第二门开。闭第三已。第四门开。彼见其门一开一闭。遂作是念。彼诸比丘。当能捉我作何事过。若开若闭。我当还去。将恐世尊不久来至。作是念已。从尼俱陀树林之内。将欲出时。世尊寻以天眼。观彼难陀。已见难陀将欲出其尼俱陀处。如来见已。从迦毗罗婆苏都城。隐没其身。便即至其尼俱陀林。出现于彼。尔时难陀。见佛于彼林中出已。寻即依一尼俱陀树。隐身而坐。

尔时世尊。以神通力。举彼大树。置于虚空。见彼难陀藏身而坐。作如是言。汝今难陀。欲何处去。时彼难陀报言。世尊。我于今者。还复忆彼王位快乐自在之事。兼复忆彼释孙陀利。是故不乐行于梵行。意欲舍戒还于本家。佛因此事。而说偈言。

欲离丛林已得离 从林得出还入林

汝富伽罗观此事 从缚得脱还被缚

尔时世尊。为彼难陀。说法句已。更复劝言。长老难陀。汝当精心。于我自在法教之中。为尽诸苦。勤行梵行。世尊以法教化难陀。难陀犹故不忘昔日五欲乐事。及在王位适意之乐。犹复忆念释孙陀利。不乐正法行于梵行。心欲舍戒还其家宅。

尔时复有一大长者。欲请世尊供设饮食。于时难陀。次当守寺。尔时难陀。复作是念。世尊今者当入聚落受彼长者请食之时。我当还家。

尔时世尊。预知难陀作此忆念。知已便即告难陀言。汝今难陀。须必知时。洒扫寺地。所有澡瀹。悉令水满。作是语已。即往聚落。赴其所请。长老难陀。于彼之时。即作是念。今者世尊。已赴他请。往于聚落。我今可得自往向家。作是念已。顾见如来所住之房。多有粪土。见已作念。我今先往扫彼粪秽。然后向家。作是念已。执持扫帚。往扫彼房。其扫一边。风来还吹。土草满地。更须报扫。彼时难陀。复作是念。扫地且止。我先当令所有众僧水澡瀹器。先着水满。然后向家。作是念已。取彼澡瀹。将至水所。悉满盛水。其所满器。满已还覆。彼时难陀。作如是念。我今何假扫地盛水。如来今者不久还来。我今亦可速至己家。作是念已。即还从彼尼俱陀林。欲向家去。

尔时世尊。在彼所请长者之家。以过人眼清净天眼。观彼难陀。已从彼处尼俱陀林。欲出向家。既见是已。即别化身。从长者家。隐没不现。寻一念顷。至尼俱陀树林之内。在彼长老难陀前出。

尔时难陀。遥见世尊来欲至已。即上一大高峻峄埤。从彼岸下。至隈障处。存身而坐。

尔时世尊。以神通力。令彼峻埤。地平如掌。尔时世尊。见彼坐时。告言难陀。汝今在此欲作何事。于时难陀。而白佛言。婆伽婆。我已言许共孙陀利还家为期。今作是念。勿使令我成其妄语。是故我今欲往彼处。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汝今何须见孙陀利。其身如是皮裹筋骨。内有髓脑脓血屎尿皆悉充满。最可厌恶。犹如厕溷。如是难陀。我今略说。一一众生。共妇和同。所出不净。多于巨海。亦不知足。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而说彼偈。

欲离稠林已得离 从林得脱还入林

汝富伽罗观此等 从缚得脱还得缚

尔时世尊。教化难陀。说法教言。今汝难陀。于我自在说法教中。嬉乐行于清净梵行。为欲灭诸一切苦故。

尔时难陀。虽被世尊作如是等方便教化。犹故不乐行于梵行。乃共六群诸比丘等。以为朋党。数至彼边。语言论说。从晨到夜。唯论邪命诸恶等事。尔时世尊。观知其行。作如是念。此之难陀。今已学彼六群比丘。恐畏损其功德业行。我应断其共彼人等以为朋党。作是念已。即便告彼长老难陀。作如是言。难陀汝来。我欲共汝入迦毗罗婆苏都城。难陀白言。唯如尊教。尔时世尊。与彼难陀。入迦毗罗婆苏都城。入已渐至一卖鱼店。

尔时世尊。见彼店内。茅草铺上。有一百头臭烂死鱼。置彼草铺。见已告彼长老难陀。作如是言。难陀汝来。取此鱼铺一把茅草。其彼难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语已。即于彼店。在鱼铺下。抽取一秉臭恶茅草。既执取已。佛复告言长老难陀。少时捉住。还放于地。难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尔时难陀。捉持彼草。经一时顷。便放于地。尔时佛复告难陀言。汝自嗅手。尔时难陀。即嗅其手。

尔时佛复告难陀言。汝手何气。长老难陀报言。世尊。唯有不净腥臭气也。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七 难陀出家因缘品第五十七之二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如是如是。若人亲近诸恶知识。共为朋友。交往止住。虽经少时共相随顺。后以恶业相染习故。令其恶声名闻远至。

尔时世尊因斯事故。而说偈言。

犹如在于鱼铺上 以手执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鱼臭 亲近恶友亦如是

尔时世尊又共长老难陀。至于一卖香邸。见彼邸上有诸香裹。见已即告长老难陀。作如是言。难陀。汝来取此邸上诸香裹物。难陀尔时即依佛教。于彼邸上取诸香裹。佛告难陀。汝于漏刻一移之顷。捉持香裹然后放地。尔时长老难陀闻佛如此语已。手持此香。于一刻间还放地上。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汝今当自嗅于手看。尔时难陀闻佛语已。即嗅自手。佛语难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气。白言。世尊。其手香气。微妙无量。

佛告难陀。如是如是。若人亲近诸善知识。恒常共居。随顺染习。相亲近故必定当得广大名闻。

尔时世尊因此事故。而说偈言。

若有手执沉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须臾执持香自染 亲附善友亦复然

尔时世尊出迦毗罗婆苏都城。至本住处。以此因缘。聚集大众诸比丘已。即告长老难陀言曰。难陀。汝今莫亲近彼六群比丘。莫共彼等以为亲友。何以故。若其有人亲近如是恶知识者。虽复与彼共为朋友。或时与彼互相承事。随顺彼等一切事业。但为恶人。共相亲近。即得世间恶名流布。

长老难陀。汝若欲觅亲友知识。当近比丘舍利弗。比丘大目连。比丘大迦葉。比丘迦旃延。比丘优楼频蠡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优波斯那。摩诃俱郗那。摩诃孙陀。离波多等。诸比丘辈。劝汝亲近随顺承事。所以者何。若人亲近善知识者。承事亲善。虽未证得利益之事。交获世间名闻流布。

尔时世尊以此因缘。而说偈言。

若人亲近恶知识 现世不得好名闻

必以恶友相亲近 当来亦堕阿鼻狱

若人亲近善知识 随顺彼等所业行

虽不现证世间利 未来当得尽苦因

尔时世尊虽以善言教示难陀。而彼难陀犹恋王位自在之乐。忆孙陀利五欲之事。于佛法中犹不欣乐。欲舍梵行。欲舍具戒。还从家事。

尔时世尊知彼长老难陀心已。作如是念。然此难陀烦恼炽盛。岂能小教破彼烦恼。我于今者须作方便。喻如世间以火灭火以毒治毒。作是念已。执彼长老难陀之手。从尼俱陀树林而出。以神通力隐没其身。忽然在于香醉山上。出现而住。

尔时彼山以风吹故。两树相揩遂即出火。烧然彼山。出大烟炎。时彼山内。多有猕猴。其数五百。被火烧毛。皆悉存地。摩灭身火。

尔时世尊见有一个雌瞎猕猴在彼群内。亦复以手扑灭身火。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汝今见此雌瞎猕猴在彼群内。亦复以手灭其身火如此已不。尔时难陀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我今已见。

尔时世尊寻复告彼长老难陀。作如是言。汝意云何。汝孙陀利。可喜端严。与此猕猴。是谁为胜。

尔时难陀遂向世尊。颦眉蹙面。默然不言。尔时世尊执持长老难陀手臂。从香醉山没身往至三十三天。现于波利质多罗树。时彼树下有一大石。名曰婆奴唅(逆林反)摩罗(隋言黄褐)。住于彼处。

尔时帝释天王往入彼园。游戏其园。名曰伊迦分陀利。将领五百宫人婇女。左右围绕。作倡伎乐。于时世尊见帝释王。在彼伊迦分陀利园将领五百婇女。音声欢娱受乐。时佛即告长老难陀。作如是言。汝今见此五百婇女作倡伎乐游戏已不。难陀白言。如是世尊。我今已见。

尔时世尊寻复告彼长老难陀。作如是言。汝意云何。为当释女孙陀利好。为当五百婇女端正。

长老难陀白言。世尊。如以彼时雌瞎猕猴。与孙陀利共相比校。百倍不如。乃至千倍。至百千倍。世间算数亦不可及。我今如是孙陀利女。欲令比此婇女五百。亦复不如百倍千倍。至百千倍世间算数所不能及。今者云何。可为比喻。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汝今意欲共此婇女相娱乐不。

尔时难陀欢喜踊跃。白言。世尊。如我意者。实欲与彼五百婇女共相娱乐。尔时佛告长老难陀。汝今不可以此凡身共彼娱乐。若欲然者。必须以汝欢喜之心。于我法中行于梵行。我当报汝。今者若能随顺此法。行清净行。命终舍身。于未来世。必得受报生于此处。共此五百诸婇女辈共相娱乐。尔时难陀闻此事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而白佛言。世尊。我从今日于佛法中。欢喜行于清净梵行。世尊。今者已许报我。我今实欲当未来世生于此处。共此五百诸婇女等。共相娱乐。尔时世尊复执长老难陀

臂已。从彼三十三天没身。还其本处。

尔时难陀作如是念。世尊于先已许报我于未来世。当得共彼五百婇女。以相娱乐。是故难陀。以此因缘。尽其身心。正念行于清净梵行。调伏诸根。节量饮食。初夜后夜。起诵经行。勇猛精进。不共他人言谈戏笑。心不躁急。心无狡猾。口不绮言。发精进行。念四威仪。乐于空寂。闭塞诸根。成就最胜微妙正念。

尔时难陀若欲意观东方之时。安定身心。志意充满。既正念已。然后方始观于东方。如是观时。无有愁恼。无有黑闇于不善法。终无漏失。亦不迷惑。如是欲观南西北方上方下方。亦定身心。志意充满。如是观时。亦无愁恼。无有黑闇。于不善法。更不漏失。亦不迷惑。

尔时难陀或有同行诸比丘辈。而告之言。长老难陀汝于先时。不闭诸根。于诸饮食。不知厌足。恒求妙好床褥卧具安隐睡眠。本无厌倦。或时戏笑。心意不定。狡猾諈语。不曾精勤。恒常懈怠。亦无正念。多诸忘失。威仪漏缺。无禅无定。不能摄心。诸根逸浪。不可具说。云何今者诸根调伏。饮食知足。初夜后夜不曾睡眠。无复狡戏。摄斂身心。又不諈语。勇猛精进。正念正勤。已得禅定。心不漏逸。诸根不浪。长老今日。何因得尔。

尔时难陀告彼同行诸比丘言。诸长老辈。当知世尊于未来世。将欲报我五百婇女。欢娱受乐。是故我今于此法中。勤行梵行。

尔时难陀亲友同行诸比丘等。于彼难陀欲有调笑嘲弄讥戏。各相谓言。长老难陀。于世尊所。客作佣力。来将来报故。于法中勤行梵行。长老难陀。汝于佛边。行梵行者。正为诸天五百玉女行梵行耳。

尔时长老难陀亲友诸比丘等。从尔已后。是故常唤为客作者。

尔时世尊见此难陀为诸玉女行于梵行。遂便执臂。从彼尼拘陀林而出。没身入于大地狱里。世尊于时见一铜釜下然猛火。其釜赫赤与火无异。出大光炎。炽然赩赩。世尊见已。告彼难陀。汝往问此诸狱卒等。此之铜釜欲为阿谁炽然涌沸。乃至如是长老难陀。闻佛是语白言。世尊。唯如佛教。即往诣彼诸狱卒边。而问之言。此大铜釜。欲为何人如是涌沸。乃至此也。尔时狱卒。咸报难陀。作如是言。佛有姨母所生之弟。名曰难陀。为彼人故。烧然此釜。

难陀复问。汝岂不闻。如来往日。许报其人。若为五百天乐婇女行于梵行。后得生于三十三天。诸狱卒言。如是如是。我等已知。但我等辈。复闻其人于彼三十三天之上堕落已后来生此处。

尔时难陀闻此语已。心生恐怖。举身毛竖。作如是念。我若次第于此受苦。我今亦欲不用如此婇女果报。

尔时世尊即执长老难陀臂已。从地狱内。隐没其身。还至尼俱陀林而出。尔时难陀为已同行诸亲友等。恒常唤作佛客作人。被笑被呵。嘲调戏弄。复见地狱。惭愧恐怖。即生厌离。自悼自悔。求空闲处。独行独坐。更不放逸。精进勇猛。凡善男子。其有正信舍家出家。求于无上清净梵行。行已现得自证神通。得诸漏尽。口自唱言。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证罗汉果。心得解脱。长老难陀亦复如是。证罗汉果。然后始往至于佛所。顶礼佛足。却坐一面。

尔时长老难陀白佛作如是言。今舍世尊往日恩许。我昔欲取如来报者。正为五百诸天婇女。是故如此。而今世尊得解脱也。

尔时佛告长老难陀。非但今日我于汝边始得脱也。汝初唱言。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我于彼时。已得脱也。

尔时长老难陀。同行诸比丘等。未知难陀得漏尽者。犹如先日未漏尽时。戏弄嘲调。唱如是言。长老难陀于世尊所。客作求报。为彼五百诸天婇女。行于梵行。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此等比丘未知难陀诸漏已尽。还依昔日未漏尽时。犹故唱言。长老难陀为彼诸天五百婇女。行于梵行。我恐彼等多获罪过。然我今者。可于众中宣扬显说长老难陀漏尽事也。

尔时世尊以如此等因缘事故。集聚一切诸比丘僧。既聚集已。而告之言。汝诸比丘。若有人言好男子者。难陀比丘即其人也。若言端正亦即难陀比丘是也。大壮人者。难陀比丘亦其人也。

若言身体细软弱者。亦复难陀比丘是也。若言有人诸根寂静不散乱者。亦复难陀比丘是也。

若有人言于诸饮食知节量者。亦复难陀比丘是也。

若有人言初夜后夜不睡眠者。今亦难陀比丘是也。

若言三族清净生者。亦即难陀比丘是也。若有人言得六通者。此亦难陀比丘是也。若言得八解脱定者。亦复难陀比丘是也。

尔时世尊告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诸比丘。于我声闻弟子之内。调伏诸根。难陀比丘最为第一。

时诸比丘而问佛言。如是世尊。其彼长老难陀比丘。往昔之时。有何善根。因彼善根。生于释种甚大富贵。丰足资财。其人身体端正可喜。世尊今日复记云。我声闻弟子。调伏诸根。最第一者。难陀比丘即其人也。作是语已。佛告彼等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九十一劫。时有一佛出现于世。名毗婆尸多他竭多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于彼世界王所居住。彼有一城。名槃徒摩低。于时彼佛依彼城住。有诸比丘六千人。俱皆阿罗汉。时有一王。名曰槃头。供养彼佛及比丘僧。尊重恭敬。所谓衣服卧具饮食。及诸汤药房舍之具。无所乏少。

尔时槃头摩低城内有一种姓婆罗门子。而彼童子营造温室。请佛及僧洗浴供养。其婆罗门种姓童子。见诸比丘从温室出。身体清净。甚大香洁无有臭气。见已心生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心发是愿。愿我来世。常得如是清净无垢不腥臭身。当似如是比丘僧等清净香洁无臭之身。又于后时毗婆尸佛多他伽多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入般涅槃。其王槃头。为彼世尊所有舍利。取四种宝。为造塔庙。所谓金银琉璃颇梨。时彼种姓婆罗门子。捡挍经营。当造彼塔。既造塔已。心作是愿。愿我来世恒常值遇如是世尊。彼所说法。愿我领解悉得证知。莫背彼法。生生世世。不入恶道。而彼童子命终之后。恒生天上。或生人间。于后一生。生一大富长者之家。父母养育。随时长大。意智渐渐。皆得成就。

尔时童子其家恒有一辟支佛。为作门师。数数至家。彼辟支佛。可喜端正。具足三十大丈夫相。而彼童子恒以四事。供养供给彼辟支佛。尽其一形。无所乏少。其辟支佛尽其住世。然后涅槃。

尔时长者见辟支佛命终涅槃。即取彼身。如法阇毗。收取舍利。起塔供养。以泥涂饰复以石灰。重涂其上。以庄严故。悬诸种种宝珠璎珞。发是愿言。愿我未来恒值如是辟支世尊。而彼世尊所说之法。闻已领解。永不忘失。生生世世。不堕恶道。亦愿我身。端正可喜。见者欢喜。身有三十大丈夫相。具足无减。如此大仙等无有异。而彼长者舍身命终。后更不曾生于恶道。恒生人天。久久流转。于后复生波罗奈国。彼时有王名吉利尸(隋言瘦细)。以为彼子。于尔之时乃有一佛。出现于世。名曰迦葉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然彼世尊随其住世。灭度已后。吉利尸王纯以七宝。为造塔庙。所谓金银颇梨琉璃。及赤真珠珊瑚马瑙。其宝塔外。更以粗塼。重覆其上。其塔高峻。至一由旬。东西纵广。各半由旬。为作铭记。名曰达舍婆陵迦(隋云十相)

尔时吉利尸王。所生七子佥白王言。善哉大王。当知我等欲于迦葉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舍利塔上。各各奉施一大伞盖以覆其塔。善哉大王。愿垂听许。王告之言。

任随汝等。我今听造。

尔时彼等诸七王子各以一宝。造其一盖。覆其塔上。或造金盖。或造银盖。乃至或造码瑙等盖。其七子内。第二王子。造其金盖。以覆塔上。心发是愿。愿我来世恒值如是辟支佛尊。彼所说法。愿我领证。永不忘失生生世世。不堕恶道。所生之处。愿得犹如金色之身。

尔时佛告诸比丘等。汝诸比丘。若有心疑。于彼槃头摩城之内。婆罗门子。供养彼佛及比丘僧。温室洗浴。心发是愿。愿我来世。当得似此比丘僧众清净无垢香洁之身。于毗婆尸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灭度之后。造塔供养之童子者。汝等比丘。莫作异见。此即难陀比丘是也。

汝诸比丘汝等若有疑。彼长者一形供养彼辟支佛。灭后复以舍利起塔。供养涂治。及以石灰。种种庄饰。及诸璎珞。供养彼塔。心作是愿。愿我来世如此辟支端正可喜。观者无厌。身有三十大丈夫相。具足无减。如此仙人。盖是谁也。汝诸比丘莫作异见。此亦难陀比丘是也。

汝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于彼波罗奈城吉利尸王第二之子。为彼迦葉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造作金盖。以覆塔者。莫作异见。此亦难陀比丘是也。

然此难陀以于往昔毗婆尸佛及比丘僧。为作温室。如法洗浴。因发是愿。愿我来世。当得如是清净香洁无垢之身。如此比丘清净无垢。又复供养辟支佛尊。尊灭度后起舍利塔。以泥涂。治石灰严饰。并以璎珞而庄挍之。心作是愿。愿我来世。如是端正。如是可喜。身有三十大丈夫相。具足无减。如此仙人复。于迦葉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灭度之后。造舍利塔。纯金造盖以覆其上。心发是愿。愿我来世所生之处。身恒金色。藉彼业缘。今成如此可喜端正观者无厌金色之身。复有三十大丈夫相。皆悉具足。无有缺减。

于彼之时。复起心愿。愿我来世。勿生恶道。藉彼业报。不曾生于恶道之内。恒得生于人天道中。

复于彼时。毗婆尸佛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造塔之时。捡挍经纪。于辟支佛复以四事。尽形供养。藉彼业报因缘力故。今得生于释种之家。又于尔时心发是愿。愿我来世。常得值遇如是世尊。或胜此者。然彼世尊所有法教。愿我闻已。速得证解。藉彼业报因缘力故。今得值我。即于我边。而得出家及具足戒我复授记。告诸比丘。若知于我声闻弟子调伏诸根最第一者。难陀比丘即其人也。

汝诸比丘。汝等须知难陀比丘昔日造作如是善根。藉彼善根。今得生于释种之家。身有金色。具足三十大丈夫相。现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复得授记。作如是言。若欲知我声闻弟子调伏诸根最第一者。所谓难陀比丘是也。

婆提唎迦等因缘品第五十八之一

尔时提婆达多释种童子。见诸五百释童子等舍家出家。心发是念。我今亦可于世尊所舍家出家。作是念已。至父母边。白如是言。善哉父母。我今发心将欲佛边舍家出家。愿垂许我。作是语已。父母即告提婆达多释童子言。我等今者作是思惟。我等须依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复须依我。既如此者。随汝意乐。当作是事。

尔时提婆达多童子身着上妙无价衣服。乘是胜象。从迦毗罗婆苏都城。欲出城外。于城门颊。为钩所挂。衣裳破裂。于彼之时。有一解相大婆罗门。在边而见。其彼见已。记此童子。所规之事必当不成。

尔时童子提婆达多即出城已。诣向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放我出家。

尔时世尊正念观彼提婆达多前后事业。知其心行。观已即告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汝今慎莫舍家出家。但当还家在家修道。持诸财钱。以用布施。作诸功德。于我法中。不须出家。

尔时童子提婆达多被佛诃已。复至长老舍利弗边。而白之言。圣者舍利弗。与我出家。尔时长老舍利弗问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汝曾先至佛边已不。提婆达多报言圣者。我先已曾至佛边也。

尔时长老舍利弗言。提婆达多。世尊向汝。作何言说。提婆达多。语舍利弗。如是圣者。世尊语我。汝莫舍家而出家也。但当在家行其布施作诸功德若其在我法中出家。汝无利益尔时长老舍利弗作如是念。世尊今者既不听彼于法出家。我今若放彼出家者。是我不善。如是念已。遂即告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如世尊教。汝必应当作如是事。

尔时童子提婆达多被舍利弗之所发遣。复诣长老目揵连边。到已顶礼。却住一面。而白之言。大目揵连。唯愿圣者。与我出家。

尔时长老大目揵连。遂复告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汝曾于先至佛边不。提婆达多报言圣者。我已于先至佛边也。

于时长老大目揵连寻复告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世尊语汝。有何事意。提婆达多复报之言。世尊语我。汝莫于此舍家出家。但当如法在家修道。以财布施作诸功德。不须于我法中出家。若出家者于汝无益。

尔时长老大目揵连。亦复报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如世尊教。汝必应当作如是事。

尔时提婆达多既被目连不许出家。复诣长老大迦葉所。乃至略说。悉如前事。次复诣于迦旃延边。

次复至于优楼频螺迦葉之边。次复至于长老那提迦葉之边。

次复至于长老优波斯那之边。及至摩诃俱郗罗边摩诃孙陀离波多边。悉皆不许。既不许已。方乃诣向长老优波离波多边。顶礼优波离波多足。却住一面。

尔时提婆达多释种童子。复从优波离波多边。请乞出家。然其长老优波离波多。复问之言。提婆达多。汝应于先往到佛所。提婆达多报言。圣者。我于先日。已至佛边。

尔时长老优波离波多作如是言。汝至佛边。语汝何事。提婆达多作如是言。世尊语我。汝莫于此舍家出家。但当在家如法修道。以财布施。作诸功德。不须于我法中出家。若出家者于汝无益。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八 婆提唎迦等因缘品第五十八之二

尔时长老优波离波多作是思惟。世尊今者既不听许彼人出家。我若辄尔放出家者。是我不善。如是念已。寻即告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如世尊教。汝必应当作如是事。

提婆达多。如是次第。处处至于大德上座诸比丘所。而诸大德上座比丘。亦皆语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世尊既有如此之语。汝必应当作如是事。尔时提婆达多所至之处。皆不许已。还乘白象。向迦毗罗婆苏都城。还于家内。

于时阿难释种童子。初见五百释童子等悉得出家。便作是念。我于今日。亦须舍家至于佛边而求出家。如是念已。至父母边。而白言曰。我今意欲舍家往至佛边出家。唯愿放我。而出家耳。

尔时阿难所生之母。本于佛边无有净心。所以者何。世尊在家为菩萨时。其阿难母既见菩萨功德巍巍威力显赫。遂于菩萨生其染心。说于种种邪异之言。

尔时菩萨但以彼亲是其姨母。于此言说默然无答。以是因缘故。于菩萨无有净心。无净心故。恒常不放己子阿难舍家出家。

尔时提婆达多闻他人说。阿难意欲舍家出家。然其父母。不听出家。提婆达多诣阿难所。问言阿难。汝心实欲舍家出家。父母颇曾不听已不。阿难报言。提婆达多。实如所语。今者不知作何事业。令得父母放我出家得成比丘。受具足戒。

尔时释子提婆达多谓阿难言。汝后若知父母许汝舍家出家。必语我知我。当共汝俱时出家。阿难寻报提婆达多。作如是言。如汝所论。我不违也。尔时阿难作如是念。我之父母。决不听我舍家出家。作是念已。即在其家。取五百枚波利沙般。私往至于毗提耶国。而彼聚落有一长者。是其父王旧日知识。将此五百波利沙般。以相付嘱。而语之言。今以此钱付嘱于汝。为我食直。我若须食而来此者。必将此钱。为我买食。当至之时。汝亦不须问我来所。但我到此。汝必当知须食故来。作是语已。至于空闲阿兰若处。受无语戒。行住坐卧。默然不言。须食之时。默然来至寄钱之家。寂静而坐默受饮食。食讫还。复默然而去。

时彼聚落所居诸人。数见阿难释种童子默然行住去来坐卧。见已问言。仁者是谁。尔时阿难亦不言语以报彼人还复如本默然而去时彼人辈各相谓言。此之仙人。应是毗提耶国而出。作是语已。为其立名。称为毗提耶国仙人。

尔时阿难父母闻人说如此语。阿难从此逃遁。往至毗提耶国城邑聚落。受不言戒。行仙人行而得成仙。闻已即遣使人。往至谓言。子子汝若决定不住家者。但来向此。于我释种童子之边。而出家耳。

尔时阿难遂即还来。往语释种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汝今当知。我之父母。今已放我而出家也。

提婆达多复问阿难。汝今意欲谁边出家。阿难报言。我今意欲佛边出家。提婆达多复言。我昔已至佛边而求出家。为佛不许我出家也。

阿难复言。当至圣者舍利弗边求请出家。提婆达多复作是言。彼人亦不与我出家。如是乃至摩诃目揵连。摩诃迦葉大迦旃延。优楼频螺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优波斯那。摩诃俱郗罗。摩诃专陀优波离波多。有如是等。大德上座。诸比丘辈。悉皆不许听我出家。

阿难复问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如汝意者。欲何处去。提婆达多报言。阿难。我所去处。不令人识。阿难复言。我亦随从提婆达多如是意趣。尔时多有大威势力释种童子。家别一人佛边出家。时迦毗罗婆苏都城有二兄弟。小者名曰摩尼楼陀(旧作阿尼娄陀)。大者名曰摩诃那摩摩尼楼陀。久种善根修解脱藏。面向涅槃背于烦恼。不欲生于一切有中。欲于此世在三界内。当取漏尽已曾积集大功德聚故。生于彼释种家

内。自生彼家。其家生业。渐渐增长。所谓钱财诸谷麦等。真珠琉璃珊瑚虎魄诸璧玉等。及以金银二足四足。皆悉备有。地下复有五百伏藏。自然显现。其在卧床眠息睡时。乃有诸天将五百种无价珍宝。置于床上。其人眷属。见如是等希有之事。共相议言。此之童子睡眠之时。诸天乃将无价宝物。以覆其上。是故我等须立名为摩尼楼陀。

然彼童子可喜端正。观者无厌。身体黄白。犹如金色。其头形状似。如伞盖。鼻隆高满如鹦鹉嘴。两臂佣停下垂过膝。身体纵广。上下齐等。诸根具足。无所缺减。然其父母为置四种阿奶看视。所谓抱者。又洗浴者。饮饲乳者。伴游戏者。其四奶母。养育瞻视。渐至长大。智慧成就。复见行步。东西驰走。及至堪事。教授家业种种技艺。所谓书算造印。音乐歌舞。戏笑嘲谑。滑稽趋蹡。妖冶造摩尼宝。染衣裁衣。和合诸香彩画花叶及诸形像。围棋六博。樗蒲等戏。造作文章。象伎马伎及以车伎。弓射之术。俯仰容仪。掬力出壮。按摩等伎。超梁赌走。调象掷罥修治园圃。行来入出。知解吉凶。细行窃密。破余军阵。自把其拳。他擘不得。蹋地正立。人推不动。理发梳头。操刀斫斲。钻穿等事。劈裂木石。射准不差。乃至毛发射人支节。放箭寻声。牵弓挽强。如是诸技。悉皆明达。成就具足无不解者。意智深远。精神迅疾。心虑巧妙。黠慧聪明然彼童子。至于一时。随从其父。捡校田作。及以生资。既至彼处。腹中渴乏。其以渴故。往至水边。掬水欲饮。其水变成天浆美味。尔时其父。遮不听饮。唱言子子。莫饮此水。或恐令汝身体不安。

尔时童子摩尼娄陀尝此水已。而白父言。尊者。此水甚大甘美。其父不信。时彼童子以手掬水。即奉其父。口作是言。爷若不信愿尝此水。其父于是尝此水已。报言子子。我虽生在王宫之内。未曾得此妙甘美水。作是语已。心生喜悦。为未曾有。而自口言。希有我子。大有福业。从生已来。所作饮食。色香味具。倍胜他许。

尔时彼兄摩诃那摩若见若尝。彼之饮食。即生妒心。而口说言。何故如是。香洁美食唯与小弟而不与我。

尔时其母知有此语。告言子子。汝知不乎。从来为此摩尼娄陀所造饮食。恒常十倍胜他人许。摩诃那摩犹故不信。

又于一时。摩尼娄陀游戏园林。在彼园内。往遣使人。从母索食。而告使言。往我母所。令送食来。于时彼母以盘置食。将帊覆盖。先示大子摩诃那摩。然后遣使往送彼食。将至摩尼娄陀之所。摩尼娄陀亦看此食。其食色香。倍即加胜。亦于诸器悉皆盈满。虽复如此。摩诃那摩犹故不信。而口说言。虽知家内所将。好恶谁知不。于诸眷属家。备办送去。

又至一时。摩尼娄陀复在园林。观看游戏。又遣使人。启白母言。愿遣使人送食来。此其母尔时取诸空器。安着槃上。以巾覆盖。先示大儿摩诃那摩。然后始送。复告之言。汝自随看。应知虚实。摩诃那摩闻此语已。即随槃去。往至摩尼娄陀之边。彼既见已。一切诸食。色香美味。皆悉充满。

尔时释子摩诃那摩见是事已。心生喜悦。口言希有未曾见也。我弟如是有大福德。

摩尼娄陀渐至长大年盛壮已。于是父母。为作三堂。一拟冬坐。二拟春秋。三拟夏坐。拟冬坐者。唯备暄暖。拟夏坐者。唯备清凉。拟春秋者。唯备和适。其所居堂。无别男子。唯拟一人。受五欲乐。具足自恣。随意居止。

尔时童子摩诃那摩作如是念。今于释种诸童子中。有大势者。悉各家别一人出家。我今家内无出家者。唯我应当舍家出家。若不尔者。须遣我弟摩尼娄陀而出家也。摩诃那摩作是念已。便即诣向摩尼娄陀释童子边。到已告言。摩尼娄陀。我等释种有势力者。悉各家别一人出家。我等家内。无出家者。我今思惟。或汝出家。或我出家。

尔时释种摩尼娄陀启白其兄摩诃那摩释童子言。摩诃那摩。汝自出家。我不能去。摩诃那摩复告彼言。摩尼娄陀。若如此者。我今嘱汝家业之事。凡生活法。先犁其地。然后磨治。次复除其瓦石株棘。方下种子。下种子已。若无天雨。依时溉灌。依法锄治。然从待熟。收刈料理。贮入仓窖。作如是已。至于来年。还复如此。次第造作。乃至年年。不得休息。

尔时童子摩尼娄陀启白其兄摩诃那摩释童子言。若如此者。我家作业。不得穷尽。亦无尽时。如此作业。既无尽日。何时当得于此三堂受五欲乐。尔时童子摩诃那摩复语其弟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作业之事。理不可尽。亦无尽日。我等父母。吝惜祖宗造作事业。亦复如此。未见尽时。而命终也。

尔时童子摩尼娄陀复语其兄摩诃那摩。作如是言。若知作业不可穷尽。不知尽时。我之父母。亦复吝惜祖宗作业。未知尽时。而取命终。如是不虚。我今思惟。摩诃那摩应须在家营理家业。我欲舍家出家修道。

尔时童子摩尼娄陀诣父母边。白言爷娘。我欲舍家于如来边求请出家。愿垂许我于如来边而出家也。

尔时父母告彼小儿摩尼娄陀。当知我等唯有二子。于汝二子大生怜爱。不离心首。若暂不见。心怀忧恼。假使我死。犹望共汝不相离别。况复我今生平存在。听许于汝而出家也。如是再请。乃至三请云。我欲于如来法中。舍家出家。愿垂父母听许我也。

往昔菩萨。从家出家。修梵行时。输头檀王。为菩萨故。忧恼所逼。聚集释种诸眷属等。而告之言。诸眷属辈。汝等须知。我子悉达。既出家已。我亦不欲处其王位。亦复不用戴此天冠。汝等谁能受王位者。我当委付并即灌顶。授与天冠。

尔时众内。有释童子。其人名曰婆提咧迦。其母名曰黑瞿多弥。而白王言。我能受此王位及冠。

尔时输头檀王。及诸释种。一切眷属。即将王位及以天冠。付与释童婆提咧迦。而灌顶之。从尔已后。婆提咧迦释种童子。即作释王。其诸眷属。号为释王婆提咧迦。然彼释王婆提咧迦。受王位后。经十二年。如法治化。而彼释种诸眷属等。本有要誓。若有谁得首戴天冠而为王者。彼人当为一切释种诸眷属等。造作百味肴膳饮食。其王旧日与彼释种摩尼娄陀。少小拊尘。共为伴侣。设会之时。口敕唤彼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汝佐助我。先当供给诸眷属讫。然后我当与汝共食。摩尼娄陀。启白释王婆提咧迦。作如是言。如王今敕。不敢违也。时彼二人。共设释种诸眷属已。然后共食。食已即留摩尼娄陀。在宫止宿。尔时释王婆提咧迦。过彼夜已。天欲晓时。身自问彼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安眠已不。摩尼娄陀。而报王言。我于夜眠。不得安隐。王复问言。何故尔也。

摩尼娄陀。复报王言。我夜腹痛。又患寒热。王复问言。何故然也。

摩尼娄陀。复报王言。于彼饮食。味不调适。是故当时我患腹痛。其所卧褥。当织之时。其彼织师。身患寒热。是故我亦着寒热病。于时释王婆提咧迦。唤造食人。而问之言。汝当造作百味食。时其食诸味。为有增减。为调适也。其造食人。而报王言。如是大王。其味稍多。其味如少。我于尔时。作事苍忙。不得如意。事事捡校。我佐助人。不解用心。悉捉和杂。

尔时释王婆提咧迦。复唤织师。而问之言。汝当为我织被褥时。何故不精。织师报言。如是大王。我当织时。着寒热病。大王复遣使人催促。我于尔时。寒热未差。畏王嗔故。急织而送。是故我织不及精妙。尔时释王婆提咧迦。生希有心未曾有心。如此之事。不可思议。又作是念。希有希有。摩尼娄陀。乃有如此胜妙智慧。

尔时释王婆提咧迦。告释童子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从今日后。汝于我边。有所须者。汝莫自来。但遣使至。我不相负。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其母念言。今此释王。既与我子。少小拊尘。同志善友。其人决定不应出家。作是念已。即唤己子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若彼释王婆提咧迦。舍家出家。汝于尔时。当出家也。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闻是语已。诣向释王婆提咧所。于时释王婆提咧迦。从宫而出。在那吒迦(隋云以歌说吉事)喜乐之会。观看而坐。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念。我今若入婆提咧迦释王之会。必当妨他观看遨戏。作是念已。便坐门颊。待那吒迦喜乐会讫。然后欲入尔时释王婆提咧迦。观看此会正喜乐时。会中有一音声妇女。手弹箜篌。当尔箜篌。有一弦断。其彼妇女。寻即还续。而那吒迦喜乐会中。无人觉者。唯有释王婆提咧迦。一人独知。摩尼娄陀。在于门颊。亦知此事。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见那吒迦喜会欲讫。方始往诣婆提咧迦释王之所。到已将手抱释王项。然后却坐。在于一面。

尔时释王婆提咧迦。告释童子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我于己前。可不告汝。若有所须。身莫自来。但遣使索。我不相负。今日何容身犹自至。摩尼娄陀。而报王言。婆提咧迦。此事如是。不可遣人能办斯事。

尔时释王。复问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所言办者。事云何也。为当由汝。为当由我。摩尼娄陀。复报王言。此事由我。亦关于王。婆提咧迦。复作是言。若关于我。汝应即办。摩尼娄陀。复白王言。大王当知。我意将欲舍家出家。如此之事。必关于汝。婆提咧迦。报释童子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汝今若欲舍家出家。必关我者。我当放汝。汝于我边。勿生疑虑。若欲出家。随汝意乐。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启白释王婆提咧迦。作如是言。汝今当须共我出家。何以故。我之父母。先语我言。摩尼娄陀。若彼释王婆提咧迦。舍家出家。汝亦随彼而出家去。时彼释童摩尼娄陀。复见释王婆提咧迦。在于大众。作是实语。摩尼娄陀。汝今若欲舍家出家。既关我者。我不相违。任随汝去。当于彼时。诸释种等。复皆实语。是故请王。同共出家。

尔时释王婆提咧迦。告彼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若必然者。且住七年。我之家业。事得了办。办已然后。当得共汝舍家出家。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复白释王婆提咧迦。作如是言。婆提咧迦。莫作是语。我今不能待至七岁。所以然者。婆提咧迦。七岁久远。谁知我等其间或有出家障阂。婆提咧迦。复语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汝且待我六年之内。备办家事。然后共汝舍家出家。摩尼娄陀复白王言。婆提咧迦。汝于今者。莫作是语。我亦不能待至六年。所以者何。六年久远。谁知我等中间傥有出家障阂。婆提咧迦。复语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若必然者。且听待我于五年内备办家业。乃至四年三年二年。摩尼

娄陀。皆悉不肯。时王复言。若必然者。且待我于一年之内办诸家业。然后乃当共汝出家。摩尼娄陀。犹白王言。婆提咧迦。我不能待乃至一年。所以者何。一年尚久。谁知我汝傥有障阂。

尔时释王婆提咧迦复告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若必然者。且当待我于六月内办诸家业。乃至三月二月一月。摩尼娄陀。悉皆不肯。尔时释王婆提咧迦。复告释童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若必然者。且听待我七日七夜办诸家事。然后共汝舍家出家。摩尼娄陀。即白释王婆提咧迦。作如是言。善哉善哉。婆提咧迦。任汝意作。我待汝至七日七夜。尔时世尊。住在阿奴弥迦耶聚落。其王于彼七日七夜。营办家事。所谓璎珞以自严身。至于园内。受五欲乐。喻如有人欲至他家。赴大宾会。沐发洗梳。璎珞衣服。庄挍其身。然后始往至他家内。其彼释王婆提咧迦。欲至园中遨游戏乐。亦复如是。

尔时复有一释童子。名跋涪婆(隋言多眉)。又一释童。名宫毗罗。又一童子。名难提迦。复有释童。名曰阿难。有释童名提婆达多。亦如前者。庄严其身。皆悉如上。彼诸童子。相共着诸衣服璎珞。复将一好剃除发师。严四兵已。出迦毗罗婆苏都城。诣向阿奴弥迦耶聚落。于时释王婆提咧迦。有物价直。三百两金。一百两金。以为衣直。一百两金。为璎珞直。一百两金。严鞍马直。其彼童子摩尼娄陀。亦复如是。诸释童子跋涪婆。宫毗罗。难提迦。阿难陀。提婆达多有如此等。各各亦有宝物价直。三百两金。乃至充用严鞍马直。彼诸童子宝物价直。合有二千一百两金。尔时彼辈诸释童子。出迦毗罗婆苏都城。各各下马。解身璎珞。皆投与彼剃除发师。而口各言。此诸璎珞。皆以与汝。为资生本。汝当受用以为活命生业之基。更莫余求。付璎珞已。诣向阿奴弥迦聚落。

时剃聚师。作如是念。是诸释种。威猛炽盛。谓言是我将诸童子。逃走东西。以是因缘。当恐彼来逼切于我。彼诸童子。既吐此物。我云何食。我今不得受此诸宝。彼既如是豪富炽盛。有大威势。犹舍无量资生财宝王位之事。舍家出家。况我今者何故不从。彼剃发师。作是思已。将彼璎珞财宝之物。悬着树枝。作如是念。若有见者。任取此物。终不为盗。私自念已。诣向诸释童子之所。而彼诸释童子。遥见剃发师来。而告之言。汝今何故不归家也。时剃发师。报诸释童。作如是言。诸圣子辈。我今私自作如此念。诸释强盛。有大威德。有大力势。谓言我将诸释童子。东西逃走。以是因缘。当恐逼切我之身命。汝之童子。既吐此物。我今云何方欲食之。如我今者。不受此物。何以故。诸释强盛。有大力势。犹故出家。况我今者。而不出家。以此因缘。我不归去。

尔时释种诸童子等。闻彼语已。而语之言。汝今快作如是思惟。作是念已而不还家。所以者何。如汝所言。我诸释种。威严炽盛。必有此语。将我童子逃走不疑。既有此语。彼定应来逼汝身命。

尔时诸释童子等辈。共剃发师。诣向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坐一面。而作是言。世尊。今者愿放我等舍家出家。及受具戒。复白佛言。世尊。欲与我等出家。先当度此剃除发师。于前出家。何以故。此剃发师。长夜勤苦。供承我等。不曾有失。是故于先与彼出家。及受具戒。彼出家已。于后方与我等出家。及受具戒。故令我等先当礼此剃除发师。起动迎逆。合掌恭敬。示现尊重。所以者何。我等诸释。憍慢贡高。今因此人。令我诸释回意舍除憍慢之心。

尔时世尊。既先度彼剃除发师。及受具戒。然后次与婆提唎迦释王出家。受具足戒。自余各各次第出家。及受具戒。于时阿难提婆达多。二人犹故不得出家。从世尊所。回还至于雪山之下。时彼山下。有一长老姓跋啰瑟吒。名曰僧伽。其人修行。已住三果。成就四禅。恒常依彼雪山而住。

尔时跋啰瑟吒僧伽。见阿难等二人来至。逆慰之言。诸释童子。何因来此。时彼二人。而报之言。我等今者乐欲出家故来于此。善哉圣者愿度我等。令得出家。

尔时跋啰瑟吒僧伽。不曾观察提婆达多童子之行。不练其智。即令二人舍家出家。及受具戒。长老阿难。出家未久。在于空闲。坐禅思惟。遂作是念。若优波陀。今必许我至佛所者。我今亦须自见世尊。时彼阿难作是念已。于晨朝时。从房而出。往诣向彼跋啰瑟吒僧伽之所。顶礼其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而白长老跋啰瑟吒。作如是言。婆檀多优波陀。我今意欲往见于佛听许以不。

尔时跋啰瑟吒僧伽。报彼阿难作是言曰。阿难。汝今若知时者。往向佛边到佛边已。汝当为我顶礼佛足。为我通传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身安以不。起居轻利。行来化导。不损德也。身体气力。胜常以不。

尔时阿难。闻优波陀作是语已。而白之言。如优波陀。不敢违教。遂即顶礼跋啰瑟吒僧伽脚足。围绕三匝辞别而去。

佛本行集经卷第五十九 婆提唎迦等因缘品第五十八之三

尔时长老提婆达多。见其阿难往向佛所。而告之言。长老阿难。欲何处去。尔时阿难而报之曰。我于今者。欲往见佛。尔时长老提婆达多。报阿难言。阿难。汝今若必然者。少时相待。我亦欲往咨优波陀。共汝相随。俱往佛处尔时提婆达多。即至跋啰瑟吒僧伽之所。顶礼其足。却住一面。而白之言。我今意欲往见于佛。唯愿尊者慈愍听许。

尔时长老跋啷瑟吒僧伽。报彼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汝若知时。往至佛所。为我通传。顶礼佛足。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身安以不。起居轻利。行来化导。不损德也。身体气力。胜常以不。提婆达多。报彼跋啷瑟吒僧伽。作如是言。如尊者教。不敢违背。遂即顶礼。围绕三匝。辞退而去。

尔时阿难。与彼长老提婆达多。二人相随。发雪山下。往向佛所。到佛所已。头面礼足。却住一面。

尔时长老提婆达多。白佛言。世尊。我昔求请如来出家。如来而不与我出家。如来今日可不见我得出家耳。

尔时佛告提婆达多。作如是言。提婆达多。汝为何事。而出家也。愿汝得已。莫有背也。

时诸比丘。俱白佛言。希有世尊。世尊往昔。恒常教彼提婆达多。为利益事。提婆达多。今反投佛。以为怨仇。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非但今日我教彼人提婆达多。为利益事。反为其人。以我为怨。过去世时。亦复如是。我教利益。反怨于我。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愿为论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远世时。于雪山下。有二头鸟。同共一身。在于彼住。一头名曰迦喽嗦鸟。一名优波迦喽嗦鸟。而彼二鸟。一头若睡。一头便觉。其迦喽嗦。又时睡眠。近彼觉头。有一果树。名摩头迦。其树华落风吹。至彼所觉头边。其头尔时作如是念。我今虽复独食此华。若入于腹。二头俱时得色得力。并除饥渴。而彼觉头。遂即不令彼睡头觉。亦不告知。默食彼华。其彼睡头。于后觉时。腹中饱满。咳哕气出。即语彼头。作如是言。汝于何处。得此香美微妙饮食。而啖食之。令我身体。安隐饱满。令我所出音声微妙。彼头报言。汝睡眠时。此处去我头边不远。有摩头迦华果之树。当于彼时。一华堕落。在我头边。我于尔时。作如是念。今我但当独食此华。若入于腹。俱得色力。并除饥渴。是故我时不令汝觉。亦不语知。即食此华。尔时彼头。闻此语已。即生嗔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语我知不唤我觉。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从今后。所得饮食。我亦不唤彼觉语知。而彼二头。至于一时。游行经历。忽然值遇一个毒华。便作是念。我食此华。愿令二头。俱时取死。于时语彼迦喽嗦言。汝今睡眠。我当觉住。时迦喽嗦闻彼优波迦喽嗦头如是语已。便即睡眠。其彼优波迦喽嗦头。寻食毒华。迦喽嗦头。既睡觉已。咳哕气出。于是即觉有此毒气。而告彼头。作如是言。汝向觉时。食何恶食。令我身体。不得安隐。命将欲死。又令我今语言粗涩。欲作音声。障碍不利。于是觉头。报彼头言。汝睡眠时。我食毒华。愿令二头。俱时取死。于时彼头。语别头言。汝所为者。一何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也。即说偈言。

汝于昔日睡眠时 我食妙华甘美味

其华风吹在我边 汝反生此大嗔恚

凡是痴人愿莫见 亦愿莫闻痴共居

与痴共居无利益 自损及以损他身

佛告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时迦楼嗦鸟。食美华者。莫作异见。即我身是。彼时优波迦楼嗦鸟。食毒华者。即此提婆达多是也。我于彼时。为作利益。反生嗔恚。今亦复尔。我教利益。反更用我为怨仇也。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既出家已。即于彼时。夏三月内。成就三通。摩尼娄陀。得成天眼。长老跋涪婆。长老因耆。长老难提迦。此诸人等。证罗汉果。阿难。复得须陀洹果。提婆达多。成就世间凡夫神通。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得罗汉果。或在树林。或住在于空闲房室。或住露地。或住在于只陀园林。昼夜三时。恒唱是言。呜呼快乐(如是三称)

尔时众多诸比丘等。诣向佛所。而白佛言。世尊。其彼长老婆提唎迦乔瞿弥子。不乐在于世尊法中。不喜不乐。恒常忆昔王位时事富贵之乐。恒常忆念如此事故。或住树下。或住空房。或在露地。三时唱言。呜呼快乐(如是三称)

尔时世尊。唤一比丘。而告之言。汝来比丘。当往诣彼婆提唎迦比丘之边。而为我语。作如是言。世尊唤汝。其彼比丘白言。如教不敢违也。即往诣彼婆提唎迦长老之所到已告言。婆提唎迦。世尊唤汝。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闻彼语已。诣向佛所。到已顶礼。却住一面。

尔时佛告婆提唎迦。作如是言。婆提唎迦。汝实不乐于我法中行梵行不。恒常忆昔王位乐不。由忆彼故。或在树下。或在闲房。或在露处。三时唱言。呜呼快乐。呜呼快乐。如是以不。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而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跋檀多。佛复告言。汝见何利。或在树下。乃至三时唱如是言。呜呼快乐。呜呼快乐。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白佛言。世尊。我昔在家。治于王位。刹利灌顶。七重墙壁。围我宫殿。守护我等。复有象军。七重守护。复有马军。如是七重。复有车军。及以步军。皆各七重。俱被铠甲。手执戎仗。所谓弓箭刀槊矛楯。金刚大杵。及大铁棒。矛镩铁轮。三叉钺斧。诸戎仗等。周匝绕我。墙外复有七重水堑。如是守护。如是障蔽。犹于夜中。若闻诸声。心生恐怖。不得安乐。身毛皆竖。恒生惭愧。诸根变动。世尊我今。

或在树下。或在闲房。或在露处。夜闻种种诸恶兽声。无有恐怖。身毛不竖。无有惭愧。诸根不变。是故我恒独坐思惟。心作是念。我今大得利益之事。今者世尊为我大师。自觉说法于彼法中。我得出家。行于梵行。多有禁戒。摄受于我。成妙行人。我于今者。善得活命。善得命终。是故世尊。我以往昔王位乐时及富贵时。比于今日出家之乐。坐空闲乐觉观之乐。寂定之乐。沙门等乐。忆念此故。或在树下。或在闲房。或在露处。知足少欲。从他乞食。身毛不竖。犹如山鹿。心得自在。坐卧去住。无有障碍。三时唱言。呜呼快乐。如是三称。

尔时长老婆提唎迦。在于佛前。对诸大众。而说偈言。

我昔在于深宫里 七重墙壁甚高峻

严治楼橹及却敌 并有七重隍堑等

军众宿卫执戎仗 无昼无夜守护我

如是种种自防守 身意犹故不安宁

我今在于世尊前 无有一人守护我

及以在于空闲处 或在树下山林中

如我佛子婆提迦 诸人各各相守护

行住坐卧常安乐 是故心无有攀缘

我昔宫内乘大象 身着缯彩上妙衣

食啖粳粮甘美饭 羹臛调和肉味等

今者坐卧随意铺 空闲身着粪扫衣

舍爱拔除苦根本 欲有所行随我意

尔时世尊。因此事故。复说偈言。

若人知命不生恼 亦即不忧是命终

若能勇猛见真谛 虽堕苦海终无怖

已断有爱比丘等 于一切物悉已断

生死烦恼皆灭尽 如是无复有后有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若知于我声闻弟子豪贵之中。舍家出家最第一者。所谓即此婆提唎迦比丘是也。

尔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今此长老婆提唎迦。往于昔日。造何善根。今生释种大豪贵家。乃至多饶资财产业。无所乏少。复作何业。承继释种。得升王位。复作何业。便得出家。受具足戒。获罗汉果。世尊复记。汝诸比丘。若于声闻弟子之中。舍彼豪望。而出家者。婆提唎迦。最为第一。

尔时佛告诸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有一贫人。以乞自活。从一城至波罗奈城。至彼城已。其城所有乞人见者。皆呵责言。汝从何来。而至于此。遂遮不听游行告乞。

尔时彼人。见有障碍。作是思惟。我于彼辈。无有过失。何故障我而乞告也。于时波罗奈城有一长者。遗失铜钵。时彼长者求觅铜钵。所在不获。因求钵故。至余一村。时彼乞人。于粪聚中。得彼铜钵。挂于杖头。将来往入波罗奈城。从街至街。从巷至巷。从此交巷。至彼交巷。从此隅角。至彼隅角。口唱是言。此之铜钵。是谁之物。识者收取。而彼游历处处东西。求觅其主。了不能得。既不得主。便即往至付梵德王。乃至长者。后闻有人从彼粪中。得一铜钵。挂于杖头。将来入彼波罗奈城。从街至街。从巷至巷。而口唱言。是谁铜钵。处处游访。不知主处。既不得主。便付梵德。既闻是已。到梵德边。到已白言。大王当知。前者乞人。所奉铜钵。是我之物。

时梵德王。遣使往唤彼之乞人。而语之言。汝于前者。所送铜钵。今此长者云是我许。其事如何。彼人即白梵德王言。如是大王。我本不知彼之铜钵是谁之物。在粪聚中。我既得已。即挂杖头。将来往入波罗奈城。东西访问不知主处。以不得主。遂即将来奉与大王。任王所用。

尔时梵德。闻彼语已。心大欢喜。而告彼言。仁者。汝今欲于我边乞何等愿。我当与汝。而彼铜钵。还其长者。

尔时彼人。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若必欲欢喜与我愿者。愿王于此波罗奈城。所有乞人。用我为王。时梵德王。复告彼言。今者何用与彼乞儿而为王也。但当更乞诸余好愿。或金或银。或索国中最胜村落。用为封邑。我即与汝。时彼乞人。复白王言。王若欢喜。与我愿者。我今止欲得前所愿。王遂报言。任汝所乐。随汝作耳。

尔时在彼波罗奈城。合有五百乞儿依住。彼乞愿者。悉唤令集。而告之言。我今得与汝等为王。汝等必当听我处分。时诸乞人。问彼王言。汝今云何处分我等。令作何事。时彼人言。汝等相共。或有捉我置髆上者。或有取我而背负者。自余皆悉为我左右。围绕而行。而彼五百诸乞儿辈。闻彼语已。即从处分。或有舆者。或背负者。处处游行。所有饮食坐席之所。即往彼乞。乞已将向一处分张。而共食啖。如是方便。多时活命

。

时有一人。屏处独食摩呼荼迦(隋言欢喜丸)。尔时乞王。从其人边。夺取彼食摩呼荼迦。夺已将走。其王徒众五百乞儿。逐彼王走至于远处。皆悉疲乏。既疲乏已。悉各回还。其彼乞王。身力壮健。走而不乏。更至远已。回头望看。五百乞儿。悉皆不见。既不见已。入一园内。取水洗手。坐于一边。欲食彼食。未食之间。便生悔心。我今不善。我今何故。于彼人边。夺取其食。更复诳我随从人辈。此食既多。我食不尽。若世间内。有诸圣人。愿知我意。而来此者。我即分与。发是心已。有辟支佛。名曰善贤。从虚空里。飞腾而来。在彼人前。从空直下。去其不远。其人遥见彼辟支佛。威仪庠序。行步齐停。举动得所。不缓不急。见如是已。于彼辟支。心得净信。得净心已。作如是念。由我往昔所受贫贱。及以现在。皆悉不值如是福田。于如是人。不行布施恭敬供养。我昔若值如是福田。今日应不遭斯困顿。亦应不被他人逼切而得活命。我今将此摩呼荼食。奉上仙人。未审此仙受纳已不。若蒙受者。愿我将来免此贫贱困厄之身。作是念已。即将此食摩呼荼迦。奉此仙人。然辟支佛。有如是法。唯现神通。教化众生。更无别法。时辟支佛。受取彼食摩呼荼迦。愍斯人故。从彼地方。腾空而去。其人见彼辟支世尊腾空去已。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以欢喜心。顶戴指掌。遥礼彼尊辟支佛足。作是礼已。心发是愿。愿我此身。于未来世。恒常值遇如是世尊。或胜此者。而彼世尊所说之法。愿我一闻速得证解。又愿我于未来世中。在大威德豪族姓家。为王治化。更莫在彼贫儿之内。复作是愿。生生世世。不堕恶道。佛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若有心疑。于彼之时。波罗奈城。乞儿之王。施辟支佛摩呼荼迦。此是谁者。莫作异见。婆提咧迦比丘是也。时乞儿王。施辟支佛摩呼荼食。因彼业果。今生释种。大豪贵族。乃至资财。无所乏少。复于彼时。作如是愿。愿我来世。于大威德豪族种姓。为王教化。因彼业报。今于释种。得受王位。又时乞愿。愿我当来。生生世世。不堕恶道。因彼业报。不曾生堕恶道之中。恒生入天。流转往反。多受快乐。又时复乞如是愿言。愿我来世。恒值如是辟支世尊。或胜此者。彼之世尊所说经法。愿我闻已。速知速解。因彼业报。今值于我。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我又授记。于我声闻弟子之中。豪姓出家最第一者。婆提咧迦比丘是也。

汝诸比丘。婆提咧迦。昔造如是善根因缘。以造如是善根因故。今生豪姓释种之家。大富大贵。乃至资财无所乏小。于释种中。得绍王位。舍其王位。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故我授记。于我声闻弟子之中。豪姓出家。婆提咧迦比丘第一。

其彼长老婆提咧迦。乃至已得阿罗汉果。恒住兰若。乞食活命。着粪扫衣。常坐不卧。随宜铺设。唯持三衣。更无畜积。

至于一时。依住在彼舍婆提城。于阿兰若树林之内。时彼长老。求觅诸草及以树叶。了不能得。即时求觅干白象粪。聚以为铺。上铺坐具。结加趺坐。端身正直。即得正念。过于一夜。

尔时长老婆提咧迦。于晨朝时。着衣持钵。欲往入彼舍婆提城。往来乞食。于彼之时。城内多有乞食诸人。乞得食已。从其城出。去城不远。各各别欲食所得食。

尔时长老婆提咧迦。遥见如是诸乞食人从城乞食。既得彼食。去城不远。别坐欲食。遂往彼边。默然而住。

尔时一切诸乞人等。作如是念。此之比丘。必于我等。欲有怜愍。故来乞食。作是念已各各自于所食之内。减取少分。与彼长老婆提咧迦。

尔时波斯那憍萨罗国其王。乘骑一大白象。其象名曰一分陀利。从其彼城舍婆提出。共一大臣。其臣名曰尸利跋陀(隋言彼贤)。时波斯那憍萨罗国其王。遥见婆提咧迦从彼乞儿乞食而食。即告大臣尸利跋陀。作如是言。尸利跋陀。此何比丘。乃从乞儿。乞食而吃。尔时大臣。审更熟看婆提咧迦。知是不虚。而白王言。大王当知。此是释王婆提咧迦。其王即告彼大臣言。若如此者。汝驱白象。向彼婆提咧迦之边。尸利跋陀。闻王敕已。而白王言。如王教敕不敢违也。受王敕已。将此白象。王乘其上。诣向长老婆提迦边。

时波斯那憍萨罗国其王。去彼婆提咧迦住处不远。从其象上下。礼长老婆提咧迦。礼彼足已。却住一面。

时波斯那憍萨罗国王。启白长老婆提咧迦。作如是言。阿梨耶。今者何故乃发如是贫贱之意。乃于如此贫人等边。乞食而食。

尔时长老婆提咧迦。告波斯那憍萨罗王。作如是言。大王我今不以贫故。而从彼乞。我今自有七种宝财。但我意乐。从于贫人而乞食耳。又欲令彼诸贫儿辈。断贫穷故。而从乞也。大王当知。我已有眼。但欲为彼无明众生开眼目故。而来从乞。

复次大王。我今已脱一切系缚。但以为彼贪欲嗔恚所缚众生得解脱故。而从乞食。

大王我今已度彼岸。但为拔脱烦恼淤泥所溺众生故。从彼乞。

复次大王。我已获得无病之处。但欲治彼烦恼所病诸众生故。而从彼乞。时波斯那憍萨罗国其王。复白婆提咧迦。作如是言。阿梨耶。我亦贫无七种财宝。我亦幽冥。住于黑闇。我亦被于烦恼淤泥之所沉溺。我今亦有贪欲之病。愿阿梨耶。怜愍我故。唯愿数数来至我家。

尔时长老婆提咧迦。告波斯那憍萨罗王。作如是言。大德大王。不须如此。作是语已。舍王而去。

摩尼娄陀等因缘品第五十九之一

又时世尊。为诸比丘。演说诸法。于时长老摩尼娄陀。睡眠不觉。

尔时佛告摩尼娄陀。作如是言。摩尼娄陀。汝何于此法义之内。如是睡眠。汝于此事。深为不善。汝起莫睡。从此已后。摩尼娄陀。更不睡卧。正以多时。不得睡故。坏其肉眼。唯以天眼。观世间色。

尔时世尊。告比丘言。汝诸比丘。于我声闻诸弟子中。清净梵行。最第一者。所谓摩尼娄陀是也。

又于一时。摩尼娄陀。数数缝绽诸衣裳等。又时五指总持五针。

尔时长老大目揵连。诣向其所。而语之言。摩尼娄陀。汝今共我游行去来。尔时长老摩尼娄陀。报目连言。长老目连。且住且住。待我衣成。

尔时目连。复语长老摩尼娄陀。汝今若以神通缝者。愿速成就。若以今意所欲成者。亦愿早成。摩尼娄陀。缝此衣时。其针綖脱。尔时长老。摩尼娄陀。独自唱言。世间谁乐欲作功德。与我穿针。

尔时世尊。独在房内。摄心坐禅。及以清净天耳。闻此摩尼娄陀作如是语。闻是语已。譬如壮士屈申臂顷。即于本处。不现其身。往至长老摩尼娄陀。住于前已。取针而贯。

尔时长老摩尼娄陀问言。是谁为我穿针。佛告之言。摩尼娄陀。是我为汝贯穿针耳。

尔时一切诸比丘等。传闻此语云道。世尊为彼长老摩尼娄陀。以綖穿针。既闻此语。各各思惟。世尊犹尚为彼清净梵行之人。佐助不办。况复我等。何故默然。不相助也。因尔已后。诸比丘僧。有所作者。各各相助。

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往诣佛所白言。世尊。其彼长老摩尼娄陀。往于昔日。种何善业。今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世尊复记言。诸比丘。于我声闻弟子之中。得净天眼。最第一者。所谓长老摩尼娄陀比丘是也。

作是语已。佛告一切诸比丘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过去久远。超于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曰然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佛世尊。为诸比丘。说法之时。种种赞叹天眼之事。

尔时有一居士之子。名曰大财。来集彼会。坐于众内。听说其法。彼居士子。既听法已。作是思惟。我今虽复不咨父母舍家出家。我今但可为未来世得天眼故。造诸善根。作是念已。备办脂油。得其百斗。于燃灯佛无上正真等正觉所。然灯供养。心起是愿。愿我来世。值如是佛。彼佛说法。速得证解。于彼世尊声闻弟子所有天眼。愿我第一。又发是愿。生生世世。不堕恶道。尔时然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告彼居士子大财言。于未来世有佛。名曰释迦牟尼多他伽多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十号具足。于彼世尊声闻弟子。得天眼者。汝当第一。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或有心疑。彼时然灯佛边。大富居士子大财者。此即摩尼娄陀是也。

尔时佛复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有一贼人。于闇夜中。行在小径。欲为窃盗。至于半路。其鞋纲断。

尔时彼处。有一辟支佛舍利塔。于其塔所。时有一人。然灯求福供养承事。而彼灯油。将欲尽灭。其贼至彼。见灯欲尽为欲续彼。断鞋纲故。遂益其脂。又以箭镞。挑出灯炷。尔时彼灯还得明炽。

尔时彼贼。见灯明已。去边不远。续彼鞋纲。因彼明故。得见彼塔。见彼塔已。遂得心净。得心净已。发如是愿。此塔是谁。愿我来世。当值此塔本体世尊。或胜此者。若彼世尊所说之法。愿我闻已。速得知解。于彼世尊所有声闻弟子之中。得天眼者。最为第一。又愿当来。生生世世。不堕恶道。

佛本行集经卷第六十 摩尼娄陀等因缘品第五十九之二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彼时贼人在于辟支佛塔之前。益灯明者。其人是谁。莫作异见。摩尼娄陀比丘是也。摩尼娄陀。往昔作于大居士子。名曰大财。于后复作行贼盗人。为辟支佛舍利塔中。添益灯油。以清净心。乞如是愿。愿我来世。莫生恶道。由彼业报。生世不曾堕恶道中。恒于天人。往反受乐。而于彼时。复乞是愿。愿我来世。恒常值遇如是世尊。或胜此者。彼所说法。愿我速解。由彼业报。今得值我。如是世尊。复于我边。获得出家。受具足戒。而于彼时。复乞是愿。愿我于彼世尊所有弟子之中。得天眼者。我为第一。由彼业报。今于我法声闻弟子。得天眼中。其第一也。

汝诸比丘。摩尼娄陀。昔有如是种殖善根。由彼业力。今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罗汉果。汝诸比丘。我复授记。于我声闻弟子之中。摩尼娄陀。最为第一。复有一时。世尊在于波罗奈城旧仙居处鹿野苑中。彼时天雨。长老阿难。诣向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白言。世尊。今日天雨。无有饮食。当作何计。令诸比丘。过一日夜。佛告阿难。汝莫愁也。摩尼娄陀比丘。现在福力甚强。今日比丘应当得过一日一夜。

尔时长老摩尼娄陀。诣向佛所。到已顶礼。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受我微供。若食我食。堪令一切诸比丘等过一日夜。于时世尊。默然受许。尔时长老摩尼娄陀。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往至入彼彼罗奈城。其入城已。未曾告乞。亦更无有亲旧识知。当于尔时。忽然即有五百釜食。来至彼前尔时长老摩尼娄陀。寻时送彼五百釜食。向鹿苑中。即敷诸座。敷设已讫。往白佛言。世尊时至。饭食已办。唯愿就食。

尔时世尊。日在东方。着衣持钵。共诸比丘。来至食堂。于所敷设。次第而坐。尔时长老摩尼娄陀。见佛及僧次第坐已。奉持如上五百釜食。施佛及僧。恣饱满已。然后自食饭食亦讫。共诸比丘。诣向讲堂。敷座而坐。

尔时长老摩尼娄陀。坐已即告诸比丘言。诸长老辈。希有希有。未曾得见如此之事。乃有如此多大果报。多大功德。多大威势。所以者何。诸长老辈。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波罗奈城有一贫人。无有资财。不立仓库。于彼之时。波罗奈城。有辟支佛。依倚而住。名婆斯吒。当尔之时。其城谷贵。人民饥馑。乏少者多。其城内外。多有人死。唯见白骨。处处狼籍。于彼之时。诸出家人。乞食难得。以饥所逼。不能修道。当尔之时。彼辟支佛。于晨朝时。日在东方着衣持钵。入波罗奈。次第乞食。遍历彼城。全无所得。如本洗钵。还出城去。我于尔时。见婆斯吒辟支佛尊。诣向彼边。到已白言。善哉大仙。此处乞食。颇得已不。彼尊报我。作如是言。仁者。我今乞食不得。我于尔时。复白彼尊。作如是言。尊者。若然来至我家。于时家内。唯有一升稗子熟饭。我即唤彼辟支佛尊。命入舍内将彼稗饭。以用奉施。时辟支佛。受我施已。随意所去。我于彼时。为采薪柴。出至城外。与尸陀林。相去不远。采取柴木。彼林有一白骨尸骸。忽然起来。抱我项住。我于彼时。欲脱彼尸。殷勤用力。不能得脱。我于彼日。日落西下。将欲没时。抱持死尸。来入城内。我入城时。人见我者。而告我言。咄人何故将此骨尸。而入城内。我报彼言。是诸人辈。我今尽力。欲脱此尸。了不能得。汝等若有堪能脱者。当为我脱。时彼人辈。详共捉此骨尸。牵挽尽力望脱。亦不能得。我时渐渐至于家内。望欲脱彼白骨死尸。而彼白骨。悉变成金。自然堕地。我于尔时。作如是念。我以此金。不可独用。作是念已。即诣向彼梵德王边白言。大王当知。我今地得伏藏。大王受取。用为国宝。时梵德王。唤诸左右。而敕之言。汝等当须随此人去。其人指授。悉皆受取。将来向此。

尔时左右。闻王敕已。即时共我来至家内。我即以金。示彼使人。

尔时使人。还见死尸白骨如故。见已谓我。咄哉痴人。汝不癫狂。何故持彼死尸白骨。以为金也。而彼使者。还至王所。具说前事。我于后时。复至王边。而白王言。大王当知。我得伏藏。事实不虚。惟愿大王。早为纳受。时梵德王。遂即自往至其家内。

见彼金藏。还是白骨。如本不异。复告我言。咄哉痴人。汝着癫狂。何为于此白骨死尸。而作金想。我复白彼梵德王言。大王当知。此实金也。非是尸骨。如是再三。作是语已。我于尔时。手执彼金。作是誓言。若此金宝。为我来作善业报者。愿梵德王。亦如是见。作此誓已。时梵德王。看此死尸。还如我见金宝不异。即告我言。善哉仁者。汝作何等善业因缘。曾事何神。供养何天。供养何仙。而能与汝如是愿也。我于尔时。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当知。有一仙人。我曾供给此仙人食。必应是彼神力所致。令我今日得是果报。时梵德王。而告我言。汝以造作如是善业。故于今日得此果报。汝此果报。无人能夺。从今日后。不须疑虑。随意而用。诸长老辈。我于彼时。正以布施彼辟支佛一食之业。现于尔时。即获果报。所须资财。随意即办。正以施彼一食之故。七反生于三十三天。受其福报。乃于彼处三十三天。作帝释王。复于人中。而为国王。并复得作转轮圣王。治四天下。为世界主。护持世间。七宝具足。乃至降伏。如法治化。由彼布施一食果报。命终生天。从天下生。在于人间。命尽复得生于天上。流转如是。更不杂生。我所生处。恒得最胜上妙宫殿。若生人间。生豪贵家。资财丰足。乃至一切无所乏少。如在天身。多受快乐。下生人间。亦复如是。以施一食。因彼果报。今生释种。我生之日。诸天下来。将五百宝衣。覆我身上。地下复有五百伏藏。自然现出。皆以布施一食果报。我之父母。为我造作三种宫殿。一宜夏坐。二宜冬坐。三宜春秋。二时居坐。以彼施食果报因缘。我既生于释种之家。我家尔时。遂即日别渐渐增长。所谓谷米盈溢仓廪。真珠琉璃珊瑚虎魄金银玉等。无量珍宝。二足四足。无所鲜乏。又以彼时施食果报。我在园苑。我母尔时欲试我故。办具空器。以衣覆盖。送来与我。至其半路。即有诸天种种饮食。悉满其器。彼食香美。大有气力。又以施食果报力故。共父相随。捡校田作。当尔之时。身患饥渴。遂往赴水。掬取欲饮。其水变成天妙甘露。又以施彼一食之故果报成熟。今来入此波罗奈城。未曾与彼委曲相识。自然即有五百釜食。来于我前。我受彼食。遣送林中。请佛及僧。供奉此食。悉令佛僧大众充饱。藉彼业报。我于四事。无所乏短。我施彼食。果业因缘。于世俗乐。亦无所乏。今者出家。于出家乐。亦皆具足。以彼施食果报熟故。今断生死。得梵行力。所有作者。皆悉已办。不受后有。至无畏处。至于前所。当得涅槃。得涅槃已。无乐无苦。自然证知诸长老辈。我于彼时。乃不识是辟支世尊。我若决定知辟支佛。我应寻时更求胜果。求大威德。应求无上广大果报。

尔时长老摩尼娄陀。说前语已。重说偈言。

我自思惟往昔时 依住在于波罗奈

负卖薪柴以为业 值遇尊者婆斯吒

见已布施一餐食 故生豪贵释种姓

其名号曰尼娄陀 善解音声复能舞

拍手歌咏讽颂等 并及一切诸技艺

我今已自知宿命 及以昔世所生处

往于三十三天上 于彼七反往来生

彼处或作释天王 及以自在天宫内

一切随我所造作 如是治化于诸天

复经七反作人主 灌顶成就刹利王

自在大力降伏众 不行刀兵诸戎仗

如法治化大地中 多有无量诸珍宝

于我境界悉丰饶 所生家中大巨富

资财增长无有数 于诸人中最为首

世间五欲悉圆备 七宝诸珍无阙少

皆由我作如是业 不曾生于恶道中

今于释种得出家 得三解脱甘露处

我为何故得出家 弃舍家业来于此

正以我获彼利益 故来报佛世尊恩

世尊知我机熟时 为我演说无常法

若有意所幻化身 神通自来至我所

若我心中有疑惑 如是皆悉为我解

佛所说法无分别 还为我说无别法

我今得闻彼实语 如法爱乐而奉行

如是即得三解脱 即是仰报诸佛恩

我今不乐此命终 亦不爱乐此寿命

但我所受业至时 正念思惟当舍寿

我知未来生死处 众生往来处亦知

既知此处命终已 亦知往至彼处生

毗舍离境竹林村 我于彼林当舍寿

于彼林中蔚茂处 漏尽其下入涅槃

尔时世尊。以净天耳过于人耳。闻彼长老摩尼娄陀。说此过去造业因缘。今昔获得如是果报。复以妙偈。而陈说之。闻是事已。赞叹欣然。

阿难因缘品第六十

又于一时。长老阿难。被诸梵行大德人辈劝请。令彼奉侍世尊。从尔已来。尽心尽力。意行调适。如来所说。悉皆受持。从如来口所闻之事。或世间事。或出世事。悉能受持。永不忘失。若有人来咨问所疑。亦悉能令彼心欢喜。以是因缘。世尊集众。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于我声闻弟子之中。多闻利智。侍者之内。阿难比丘。是其人也。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长老阿难。于往昔时。造何善根。藉彼善根。今生释种大豪姓家。巨富饶财。大有势力。乃至一切无所乏少。复以何业。今得出家。受具足戒。得诸圣法。若闻世间出世间事。永不忘失。若有诸人来问所疑。亦悉能令彼心欢喜。世尊复记谓诸比丘。若知于我声闻弟子多闻智慧强记不忘最第一者。此即阿难比丘是也。作是语已。佛告诸比丘。我念往昔。过去世中。久远之时。还于此处波罗奈城。有王治化。名曰梵德。彼王尔时生于二子。一名喜根。二名婆奴(隋言月)。二子之内。喜根为大。其大子者。本性调善。贤直柔和。多有慈心。畏惧诸罪。厌离爱有。其彼王子。见其城内为诸王事之所逼切。悬官苦恼。杀害无穷。多有系闭。所谓枷锁杻械囹圄。地牢固禁。斩截手足。割其耳鼻。挑其眼目。既见此事。遂作是念。我之父王。百年已往。我身云何当治王位。我今知用如此王位。欲作何事。及我身命。亦知何用。所以者何。今见一切诸众生辈。以种种苦逼切其身。如我今者。不如舍家出家修道。作是念已。诣父母边。白言。父母。我欲舍家出家修道。

尔时父母。报其子言。汝身是我所爱之子。不离心意。瞻看无厌。我等宁死。不能别汝。我等但使身命存在。终不相放。如是再过。喜根童子。白父母言。父母当知。我今必定舍家出家。唯愿父母。哀愍许我。如是数数咨请父母。而彼父母。遂即听许舍家出家。而告之言。汝是我子如汝所乐。随汝意也。尔时梵德喜根王子。以其父母许得出家。至于他日。舍家剃发。次第修道。而悟缘觉。能作神通变化之事。放光放水。回天动地。兴云致雨。如是等事。皆悉能办。彼辟支佛。作如是念。我为何事。而得出家。如是之事。我今已办。已得己利。所作已办。我今可往本生之地。怜愍父母诸眷属故。

及余众生。令作福田。

尔时喜根辟支世尊。次第游行。至波罗奈。至彼国已。依住彼城父王梵德庵罗林内。

尔时梵德。传闻他说。喜根童子。已成大仙。还来于此。住我境界。我今可往至喜根边。显现于彼。问讯慰喻。时梵德王。以大势力。严盛威风。示现神德。从城而出。有四兵众。前后围绕。

尔时喜根尊者辟支。遥见父来。而作是念。此诸人辈。梵德王等。大有威力。我慢贡高。我若随宜。在彼前者。梵德王等。必不敬我。作是念已。飞腾虚空。现诸神变。坐卧经行。半身放烟。半身出火。身上放火。身下出水。示现如是种种神通。

时梵德王。诸臣百官。见彼尊者大圣辟支飞腾虚空现诸神变。彼等见已。作如是念。我之童子。虽舍王位今得出家。已成大仙。有大威德。有大神通。其心尔时即大欢喜。踊跃无量。遍满其体。不能自胜。诣彼喜根辟支佛所。王既渐进。佛复下空。王到其所。欢喜敬仰。时辟支佛。下住地上。即便坐于所敷之座。

尔时梵德。到辟支边。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坐一面已。时辟支佛。少说诸法。令王欢喜踊跃无量。显示善事。

尔时大王。从辟支佛。听闻法已。欢喜踊跃。白辟支言。善哉大仙。今受我请。常住我家。我为尊者。当作伽蓝经行房窟四事供养。心所乐者。悉皆办与。若欲哀愍诸众生故。村落城邑。欲行乞食。任意所行。我不障碍。辟支佛尊。默然而受父王所请。于时彼王。见彼尊者喜根缘觉默然受请。即办种种诸供养具。经行房窟。四事供养。悉持施与。自余须者。一切办给。

尔时喜根辟支仙人。为欲怜愍诸众生故。入城乞食。如此之时。即得入城。其月王子。日别至于喜根仙人辟支佛边。承事供养。于诸法中。心有所疑。时时往问彼辟支佛。其辟支佛。或被婆奴王子所问。默然不答。唯于诸指。出其光炎。尔时婆奴。作如是念。此辟支佛。大有神通。而无才辩。

尔时喜根尊者辟支。告婆奴言。婆奴王子。汝来出家。汝今若其不肯出家。我定知汝命终之后。必堕恶道。若其出家。汝亦应当成就大仙。有大神通。尔时婆奴。诣向父母。白如是言。善哉父母。喜根仙人。今已出家。我今意欲随出家也。唯愿父母。哀愍许我。而彼父母。遂不许可。婆奴王子。犹故数数至彼喜根仙人之所。承事供养。其辟支佛。复数语彼婆奴王子。汝当出家。婆奴王子。复报兄言。父母今日决不听我舍家事云何也。

尔时王子婆奴。面上色相。出现于七日内必当命终。尔时喜根辟支仙人。告婆奴言。汝来婆奴。汝必当须舍家出家。何以故。汝熟相现。于七日内。必当命终。尔时婆奴。至父母边。白言。父母。唯愿放我舍家出家。

尔时喜根辟支世尊。亦即诣向自父母边。白言。父母。汝等当放婆奴出家。所以者何。其相出现。七日之内。定当命终。以此因缘。父母必当与彼别离。以是定故。宁放出家。在于法内。取于命终。莫令在家取命终也。父母报言。婆奴王子。于七日内。必取命终。与我别者。我今当许舍家出家。

婆奴王子。当于尔时即剃须发。着袈裟衣。其出家已。于七日中。供养恭敬。事彼喜根。时辟支佛。教授威仪。过六日已。至其七日。定知命终。哀愍彼故。从坐而起。飞腾虚空。经行坐卧。放烟放火。隐身不现。种种神通。婆奴仙人。见彼喜根辟支佛尊。于虚空中。现于种种神通变化。见已心生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合十指掌。顶礼向彼辟支佛尊。既顶礼已。发如是愿。愿我来世。恒值如是辟支圣人。或胜此者。彼所说法。愿我闻已。悉令通解。又愿我身。于彼圣人。得为侍者。供养彼圣。又愿来世。得诸神通。所有威力。皆如此佛。若有来问我之义者。我悉为解。令彼欢喜。又愿生生世世之中。不在恶道。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若有心疑。于彼之时。婆奴王子。于七日内。供养于彼辟支佛尊。受教法者。莫作异见。此即阿难比丘是也。于彼之时。婆奴王子。以欢喜心。供养喜根辟支佛故。以彼业报。今得生于释种之家。而于彼边。乞如是愿。愿我生生世世之中。不堕恶道。以彼业报。所生之处。不曾堕于恶道之中。唯生人天。流转往反。受大快乐。而于彼时。复作是愿。愿我来世。值遇如是教师圣人。或胜此者。彼所说法。愿我一闻。即得知解。以是业报。今得值我如是教师。又于我边。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诸圣法其于彼时。乞如是愿。愿我来世。若当值遇如是教师。我于彼边。得作侍者。供养彼圣。藉彼业报。今于我边。得作侍者。供养于我。其于彼时。又乞是愿。我于来世。得大神通。得大威力。藉彼业报。今得成于如是大圣。得大威力。其于彼时。又乞是愿。若有人来问所疑者。我悉为彼分别解说。令心欢喜。藉彼业报。今日阿难。有人来问心中所疑皆悉为解。令心欢喜。

尔时佛复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我念往昔。久远之时。波罗奈城。其城有一大富长者。名曰僧萨陀那(隋言王安)。其彼长者。大富饶财。多有生业。犹如毗沙天王无异。家中日别恒有五百辟支佛。来向其家食。其时而有一辟支佛所持之钵。下底尖小。如牛乳形。其钵所安。或在草上。或帘箔上。随即倾倒。不得安住。彼时长者僧萨陀那。有一女子。可喜端正。女相具足。其女见彼辟支佛钵倾倒不住。即自脱钏。奉

辟支佛。而白之言。唯愿大仙。取此钏用安其钵下。尔时彼仙。为怜愍故。即取此钏。用安其钵。而彼钵盂。遂不倾动。于时彼女。既见此钵更不倾动安住钏上。欢喜踊跃。遍满其礼。不能自胜。心发是愿。如此仙人安钏上。不倾不倒。我于来世。所闻如是。若世间事。出世间事。悉令忆持。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若有心疑。于彼之时。长者家女。今为谁者。莫作异见。此即阿难比丘是也。由于彼时。以欢喜心。自脱手钏。以奉尊者辟支仙人。安置钵器。因发是愿。如此仙人。以钵安钏不倾倒故。愿我来世。若有所闻。若世间事。出世间事。悉皆忆持。永不忘失。由彼业缘。今所闻事。悉不遗忘。

长老阿难比丘。又时日在东方。着衣持钵。往入舍婆提城乞食。去彼祇树给孤独园。犹未至于舍婆提城。于其中间。有一大树。名尸奢波。其树阴下。多有一切诸波罗门止息。其下诸婆罗门。遥见阿难来欲到边。各相告言。汝辈当知。此是沙门瞿昙弟子。于诸聪明。多闻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语已。阿难便至。白言。仁者。今请观此尸奢波树。合有几叶尔时阿难。观其树已。而报彼言。东枝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作是语已。遂即舍去。

尔时彼诸婆罗门辈。阿难去后。取百数叶。隐藏一边。阿难回已。诸婆罗门。于是复问。仁者阿难。汝复来也。乞更观此尸奢波树。有几多叶。

尔时阿难。仰观树已。即知如是婆罗门等所摘藏叶若干百数。便即报彼婆罗门言。东枝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叶若干千叶。作是语已。便即过去。

尔时彼等婆罗门辈。生希有心未曾有心。各相谓言。此之沙门。甚大聪明。有大智慧。诸婆罗门。以此因缘。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后不久。悉各出家。成罗汉果。

尔时复有长老分那婆素(隋言井宿)。长老宫毗罗(隋言蛟龙)。长老难提迦等。如是三人。唯得知其出家由绪不知所生因缘之事。亦不知彼于往昔时。作何业也。或问曰当何名此经。答曰。摩诃僧祇师。名为大事。

萨婆多师。名此经为大庄严。

迦葉维师。名为佛生因缘。

昙无德师。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

尼沙塞师。名为毗尼藏根本。

本经缺字对照（10 种 / 63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口*恒]	咺	29	Unicode 有此字（U+20DD0），即原字，非替换（CB00090）
[泳-永+盥]	灂	11	Unicode 有此字（U+240D7），即原字，非替换（CB01055）
[口*耶]	啰	10	Unicode 有此字（U+35BF），即原字，非替换（CB01223）
[口*束]	唎	4	Unicode 有此字（U+20CBF），即原字，非替换（CB00063）
[外*男]	舸	3	Unicode 有此字（U+215A6），即原字，非替换（CB01766）
[言*奇]	誃	2	Unicode 有此字（U+46F4），即原字，非替换（CB02447）
[犛-未+牙]	氂	1	Unicode 有此字（U+246C6），即原字，非替换（CB01738）
[飢-几+希]	餚	1	Unicode 有此字（U+9919），即原字，非替换（CB02468）
[革*印]	靳	1	Unicode 有此字（U+4A55），即原字，非替换（CB00468）
[僉*殳]	皴	1	Unicode 有此字（U+23ACD），即原字，非替换（CB00866）